

還珠樓主

獨手丐

上海武訓出版社印行

5



第五集

上海武訓出版社印行

武俠奇情小說

獨手馬

第五集

一九五一年三月初版

第五集

基價四千五百元

著者 還珠樓主著

出版者 武訓出版社

發行所 武訓出版社

上海江西中路六十七號

特約經銷

正氣書局 山東路二〇九號  
正華書店 山東路二二一號  
勵力出版社 四馬路三八四弄五號

各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

# 目次

- 一 幽谷異人
- 二 平空飛下擎雲手
- 三 奇俠小癩痢與小啞巴
- 四 鐵蜈蚣怒發七禽掌

# 獨手馬

第五集

還珠樓主著

## 一 幽谷異人

前文四小兄妹向勞康商議，繞路趕往郎公廟後，老龍坡崖洞之中，去尋湯八龍靈玉，一同殺賊除害，勞康因聽湯八走時留話，要等第一起人走後，個把時辰，才可起身，湯八說好，用馬來接，也還未到，勸令等上些時再走，姜飛和萬氏兄妹因第一起人，走得太遲，天已不早，恨不能當時就走，勾十一也因廖小鸞先走，想要跟去，老少六人，正在爭論，忽聽樓下，笑語喧嘩，勞康首先起下，衆人也跟到下面一看，正是杜德，因和青雲山四傑中的牛偏頭，濮梁相識，多年未見，正在敘舊，並代同來諸人引見，勞康料知有事，趕過一問，杜德笑說，今日事鬧越大，燕伍二賊，和湖口六女賊，本有兩個老相好在內，老淫賊燕雙飛，更和爲首女賊金寶，交往多年，餘情至今未斷，如非女賊，不肯做三房，自有大片田莊魚池，生活豪富，又嫌老賊祇知到手濫用，空做了多少年的強盜，至今沒有一點恆產，不願過那種時鬆時緊，苦樂不均的歲月，早被燕賊花言巧語，連人帶財，一齊騙去，做了他的寵妾，因燕賊口甜，工於內媚，雙方私情

甚深，直到去年，老賊一時手緊，冬天寒冷，懶得出動，問金寶借二三千兩銀子，金寶人最吝惜，向例一毛不拔，設詞推托，分文未借，這才負氣，表面斷了來往，女賊却因此事，做得太過，心中不安，又因年老色衰，舊相好祇此一人，心中不捨，本來就想借着伍賊暗算商氏弟兄奪他山中大寨，和商家堡的田產基業，與燕賊相見，重修舊好，日前忽接伍賊急報，說燕賊已爲湯八和渭南雙俠等人所殺，關中李氏兄妹，也曾相助，故意把毒種在湯方三人身上，女賊聞言大怒，仗着舊日老面子，連六姊妹中，業已洗手嫁人，不再出頭的兩個，也強拉了出來，這六個女賊，已是勁敵，三五兩女賊，所嫁丈夫，又是崆峒派中能手，一同被他引出，賊黨聲勢，越發利害，我們這面，人雖不少，商氏弟兄那一夥，祇管都是江湖上有名人物，並還料定敵人利害，表面裝大方，人去不多，實則去的人，選了又選，無一庸手，要想和對方幾個勁敵相拚，還是相形見绌，萬一我們的人，一個應付不周，就是得勝，事前也必不免傷亡，尤其那幾個凶人，上來便須有人分別看好，以免引起混戰，多傷人命，雖然他們，都是綠林中人，論起平日爲人，到底商氏弟兄這一夥，要好得多，平日還肯做點好事，祇性太驕狂，經此一戰，使知警誠，再加勸告，如能改行向善，豈不也是好事，何況出洪二人，更是義氣，最喜周濟窮苦，做事也頗有分寸，並不有心爲惡，又是老鐵的朋友，雙方既已合成一路，其勢

不能坐觀成敗，也須暗中照護，免爲這些惡賊凶人所傷。我們雖有數人，不會露面，仍恐顧不過來，湯龍二人，又另有去處，暫時不能出場，越顯好手太少，本極爲難，總算運氣，我弟兄交了一位異人，雖未明言姓名，日前暗中留意，已看出他幾分來歷，他本去往嵩山訪友，不知怎會來這快。方才途中，又與路遇，說起老賊這幾路賊黨，他都知道，可以代我獨當一面，祇不肯當着許多人出場，準備挑那爲惡最多，罪該萬死的幾個，迎上前去，代爲除害，事完也許回來，聽那口氣，對這裏四個小娃，十分喜愛，此人隱居武當山中，離臥眉峯，並不甚遠，我和他匆匆分手，想起沈姜二人，前在禹王台，本定由我指點他們武藝，因與好友，發生誤會，小方弟兄，不肯相諒，苦苦追逼，其勢又不能當成敵人看待，好容易，費了一個多月的光陰，才將此事化解。彼時許多顧忌，輕也不好，重也不好，話又說不出口，暫時祇有躲避，等到準備停當，方始出面化解，因此無暇傳授，失了二位師姪的信，甚覺愧對，難得有此良機，特意趕來指點，我料這位異人姓王，他往前途殺賊之後，必要趕回，你們此去，務要隨時留心，如其相遇，設法與之親近，求其指教，如蒙指點，進境必快。還可得到許多益處，此人打扮像個花子，身材不高，貌相清秀，細看又像個落魄文人，好在你們，從來沒有看不起窮人，稍爲留心，便可認出，借故與之答話，如不自露口風，再與求教，却不可露出是我

所說，四小兄妹，早已禮拜起立，在旁靜聽，聞言大喜，沈鴻問道：「日前席師曾經來此，點倒二賊，也未和主人相見，匆匆走去；今日想必到場，六師叔所說應敵的人，可有席師在內，弟子等能見到麼？」杜德笑答：「你席師想將你們，引到二師兄門下，故此不肯與你相見；以防推托，他另有事，也與今日之會有關，是否回來到場，却不一定，你席師性情古怪，遇時不可多問，如有指教，自會明言，隨問勞勾二人，怎未同去，何事等在此地，二人說了，杜德笑道：「其實至少也要黃昏，雙方的人，才能到齊，老狗男女，不知所約凶賊，已有兩起被我們的人截住，中途生變，還想拖延時候，早去無用，但照湯龍二人走時所說，他們四個小人，先去等那異人，比較好些，此老來去如飛，又最愛惜湯八，曾在暗中，幫過他好幾次忙，這次往遊峨嵋回來，得知湯八遇害的事，方始動了真火，出此大力，我料湯八，必早警覺，以前有一異人，專一在他危急艱難之時，加以鼓勵，暗中相助，壯他胆勇，這等神交已久的同道，一見即知，湯龍二人，去得太早，一半雖是尋人觀查虛實，雙方講好明門，率性上門，與賊相見，彼此都在等人，也還無事，這等去法：一被老狗男女警覺，此是他的生死對頭，又是斷他道路，自知機密已洩，今夜不勝必死，如何不急，老狗男女，陰險無恥，什麼毒計，都想得出，稍為警覺，定必假裝不知，陰謀暗算，此時二人處境頗險，所尋的人，再如不在那裏，



郎公廟賊巢，地甚寬大，山勢險峻，隱僻之處甚多，許多討厭。萬一選出幾個惡賊，合圍夾攻，暗放冷箭，前面我們的人，還未必知道，我昨夜與他同來，並未聽他談起，阻也真大，我得信已遲，身有要事，必須先往別處，再趕回來，能否通知我們這面的人，尚還不定，他二人又太性剛好勝，非要手刃老狗男女報仇不可，所以不肯明言，如往相助，必非所願，還要打草驚蛇，使老賊臨逃以前，先有準備，你們趕去正好，就這樣，老賊也是勁敵，雖有兩起大援，被我們迎頭除去，已到的人，仍非尋常，何況還有好些陸續到達的凶人，爲了賊黨太多，并想一網打盡，其勢不能分頭全數除去，故此一點不可對他輕視，我看勞勾二位，將四小兄妹送到老龍坡後，如無動靜，急速繞山而過，去往前面會合，不必同行，所騎的馬，也要老早下來，不可隔得太近，當地是條狹長山谷，地勢十分險僻，野草甚深，平日無人來往，你們可在谷口，將馬藏起，先去左崖頂上窺探，老龍坡有什動靜，便可看出，如見無事，再令四個小人，越過對崖，下去便是老龍坡，走到頂上危崖，便可尋到，所說山洞，天女谷盡頭，有一女俠隱居，湯八所尋，便是此人，因其形跡無定，能否尋到，却不一定，湯龍二人，并非求其出手相助，祇爲許久不見，又防老賊，由他那裏，翻山逃走，想斷他兩條路，這位老女俠，乃湯龍二人，昔年老友，想是二人多年誤會，業已解開，不久成婚，就便前往通知的居多，所

以叫你們，晚走一個多時辰，並令愛馬來接，他那馬快，照你們所說時刻，動身無妨，萬一遇見強敵，這一對鎖心輪，頗有用處，不妨將你師父抬出，再將這支信火，發向空中，以防老狗男女警覺，另打抽身之計，我要走了，衆人剛送杜德出門，便聽馬嘶之聲，那匹花雲豹，已飛馳而來，四小兄妹，好生歡喜，姜飛首先迎上，那馬一直衝到平台之上，朝沈姜二人，一聲歡嘶，回轉馬頭，朝鞍下一埋，便有紙角露出，杜德將要上路，瞥見二人，由馬鞍下，取出一紙，返身接過一看，喜笑道，你們快去，今夜事成八九，方才還恐你們四個小人，往老龍坡去尋湯八，萬一遇見勁敵，還是討厭，偏又人少，不够分配，幸而萬英妹妹，帶有他師父俠尼花明的如意雙輪，尋常敵人，不是你們對手，利害一點的，多是積年大盜，深知雙輪來歷，怎麼也有一點顧忌，否則，便須另打主意了，我正盤算此去尋到你師父，託人隨時照護，看湯八來信，已可無妨，勞勾二位，不能和你們一起，不單是爲前面人少，主要是那位姓王的異人，不喜當着生人，露出形跡之故，大家分頭走吧，四小兄妹，早看出紙條所寫的字，大意是說，湯八業已到邊營地，並由一老友口中，得知好些仇敵虛實，令四小兄妹速去，話甚簡單，也未提到勞勾二人同去的事，路徑開得却極詳細，並還指定一處，不許他往，與杜德方才所說，谷中祕徑相同，四人不知杜德，是什麼用意，便問，六師叔如何這樣高興拿穩，八叔信

上，並未提到別的，怎知我們此去，不過敵人，小姪等原想動手，長點經歷，不過敵人，這還有什麼意思，杜德笑答，此時無暇多說，到後自知：說罷，匆匆走去，衆人請他騎馬同行，連頭也未回，走得極快，沈鴻笑說，六師叔走起路來，真和飛一樣，腳不沾塵，晃眼便是老遠，勞廉一面幫助衆人，將所騎的馬，肚帶勒緊，分別看過，隨口笑道，你六師叔的輕功，在關中諸俠中，祇比一兩位稍差，這一點路，自不在他心上。否則，當此要緊關頭，賊黨之外，還有幾個，想借此一會逞能，與湯八作對的，無一不是利害人物，天已正午，共總沒有多少時候，他如稍差，也無力往來奔馳，繞路與我們送信了，祇肯用功，學他不難，說時，萬芳早搶到樓上，將先準備好的兵刃暗器，連同兩包乾糧取來，分別帶好，沈姜二人，同騎花雲豹，另挑兩匹快馬，由萬家兄妹分乘，六人五騎，朝青雲山牛澗二位老傑，略爲招呼，便同上路，議定先抄土坡小徑，乘人不覺，穿出黃土溝外那片樹林，繞到老龍坡谷口前面，荒林之中，再行分路，由勞勾二人，帶了兩騎空馬，另繞山路，轉往郎公廟前，與先去的人會合，不再入谷查看形勢，四小兄妹，直赴崖上，去尋湯八，老少六人，都有極好功夫，便那另四匹馬，也是青雲山借來的特選良駒，人強馬壯，走得極快，轉眼繞到土坡，越溪而過，坡上幾家土人，望見來騎，有兩小兄妹在內，紛紛歡呼，迎前探詢，昨夜莊中可曾鬧賊，萬英情答，來

賊已被打退，現在就去尋找他們，你們今日，見什可疑形跡沒有，土人答說，自從昨夜，有一着長衣的老賊，逃走回去，共祇兩次有人走過，一次是個單身漢，走得極快，一次共有一二十騎人馬，內有數人，生得特別高大，所帶兵器，最輕的大概也有二三十斤，內中一人，肩上播着兩根鐵鞭，更是沈重，貌相雖極威武，並不欺人，過時，曾向我們討水，還給了一小塊銀子，話也和氣，不像前幾天，常在樹林中聚會往來的那一夥，凶惡強橫，不通情理，看那路道，又像強人，又像鏢師，所去正是郎公廟最難走的一條路，衆人問完，便由土人房後小坡越過，乘着外面無人，向土人稍爲招呼，便朝林中馳進，勞康悄悄勾十一，和四小兄妹，此去留意，方才土人所見那夥人馬，決非好相識，內中幾個身材高大的，可惜土人沒有留意看他兵器，祇看出一雙鐵鞭，不能拿准是何來路，如是水馬磯那夥著名的惡賊，也被老狗男女請去，我們強敵，又要多出一路，此去真要小心才好，真要遇見大隊人馬，不可輕敵，由我上前答話，自然無事，如在分路之後，你們遇到，便相機行事，雙方人數如少，自信得過，不必說了，稍覺人多，不能全勝，可由姜飛上前，推說老狗男女，日前欺人太甚，今日聽說郎公廟以武爲友，特意將鐵雙環，與他送去，就便領教，事前將馬放走，也不可再走方才所說原路，可照我們所行途向，繞往前山會合，雖與預計不符，也比洩漏機密，要好得多，決不可以意氣用

事，老狗男女這次一逃，以後便難得尋到了，衆人應諾，一路急馳，不消片刻，已繞往老龍坡後山小路之上，進了山口，景更荒涼，大雨之後，到處水泥雜沓，衰草狼藉，空山寂寥，祇聽泉聲潺潺，蹄聲得得，回音晃漾，相與應和，草樹叢中，時有兔子土獾等小獸驚竄，入山走了好幾里，未見到一點人跡，前望老龍坡後山谷，相隔已近，總算林野甚多，不甚難走，離開谷口，還有半里，勞康對四人說，這裏便該分路，且喜這一帶，路已乾透，看此形勢，老賊還沒料到有此致命一傷，率性送你們，走到谷口，再將馬帶走吧，因小兒妹力言無須，勞康也未再勸，將馬要過，自和勾十一，略爲商量，一同穿林而去。沈姜二人，先將馬讓與萬芳獨騎，萬芳不肯，最後議定，放馬先走，率性四人一同步行，初意入谷不遠，便可到達，那知山谷又深又狹，野草甚多，日前雨水，也未乾透，山形尤爲險惡，四人爲防水泥污穢，改由兩面崖上，覓路前進，擇那石多土少，無草之處，一路縱高跳遠，飛馳前進，隔山便是郎公廟賊巢，恐被賊黨看破，不敢由山頂行走，所行都在崖腰險峻之處，難走已極，有時還要縱向對崖，覓路繞越，過了段，再縱回來，甚是費事，總算四人，均有一身輕功，年輕好友，一路跳跳縱縱，歡歡喜喜，一晃便走進兩里多路，谷徑忽寬，下面現出平地，人也趕到老龍坡後危崖前面，形勢與前後所聞相同，便趕了上去，到頂一看，對面還有一列危崖，兩崖相對，高

低也差不多，祇當中凹下一條，形似山谷，但又兩頭均無出路，成一灣曲的大石槽，長約半里多路，側面地勢較低，還有好幾尺深的積水，去路水已乾涸，盡頭是一絕壑，左首崖下，似有一條小徑，崖上生着許多矮松，兩面山崖，祇此一片草木，餘皆童山，山形甚奇，對面崖勢傾斜，比較好走得，知道湯龍一人，必在盡頭轉角臨壑崖頂之上，剛剛越過中間斜槽，待往上走，忽聽有人笑語之聲，隱隱傳來，姜飛還當湯八，正要趕上，萬英側耳一聽，語音不對，連忙搖手止住，三人瞥見側面，危石突出，忙同掩往石後藏起，正在低聲商計，說來口音甚生，恐不是自己人，看清形跡來意，再作計較，那兩人業由盡頭崖下走來，乃是一個年輕和尚，和一個壯漢，手上俱都拿有兵器，正在說笑，先是壯漢說，老寨主真愛多心，硬說兩人怎會來了四馬，內中必有原因，爲防敵人，由後山暗中掩來，命我二人，來此探看，這條路又極難走，我們白跑一趟，那有什麼人影，和尚笑說，本來老頭子是屬曹操的，休說今夜，大家講好，約了人來，一拚死活，講的是明打明鬪，人家用不着這樣舉動，天女崖這面，雖是斜坡，廟後一帶，完全是片峭壁，離地好幾十丈，多大本領的人，也無法上下，就是有人來此，還沒下去，我們已先警覺，有什麼用呢，真有本領的，無須乎此，差一點的，更不敢來，那帶面具的老頭子，說的明是真話，他偏疑心人家，抄他後路，並還料是商家僕和他作對的

渭南雙俠，否則，別人無此大胆，我師父再三對他說，人家年輕好勝，那大名望，又是領頭對敵的主體，怎會和主人一面不見，便來後山暗算，斷無此理，他偏不信，有什麼法子，對面谷中，野草甚深，路更難走，我看就在這裏，談上些時，回去敷衍兩句拉倒吧，壯漢笑說，我們既已來此，便照他所說，走上一遍也好，老頭子最是心細，被他問出，也不好受，不如率性賣點力氣，順山頂繞出天女谷，由廟前繞回，討他一點歡喜，也許一高興，還得一點好處，師兄你看如何，和尚說，路太遠，老頭子原隨我們的便，並不一定要由前面繞回，何苦多此一舉，一個不巧，周身都是水泥，有什麼意思，壯漢笑說，你忘了來時的話麼，這樣雖遠一點，既可抽空開開心，並向老頭子討好，免他多疑，再說，崖角那條路，也真太險，方才我還提著氣，不是你拉我一把，差一點沒有失足，掉了下去，回去形勢更險，轉不如由前面走，一舉三得，穩當得多呢，和尚不等說完，已滿面笑容，喜道，你說得對，趁今日廟中事忙，不奉命誰也走不開，往尋浪妞，偷一次嘴，果然再好沒有，還有好幾里路，既然要去，越快越好，省得時候糟塌，說完，領頭先往對面山崖趕上，二賊一路說笑，走得甚忙，到了對面崖頂，如飛急馳，連頭也未回，轉眼便走了下去，更不再見，四人恐被看出隔山泥土中脚印，仍守當地，等了一陣，不見回轉，料知二賊假公濟私，背了師長同黨，往尋蕩婦淫樂，業已走遠，

方想，老狗男女，果然心思細密，湯龍二人，就在盡頭不遠，山洞之中，二賊似由崖角腰上，繞到下面，過時聽那壯漢驚呼，彷彿滑跌了一下，如何沒有看出一點影跡，這兩個小賊，雖極粗心輕敵，腳底功夫，如此好法，武功想也不差，廟中賊黨，定無弱者，互相談論了幾句，正往外走，姜飛在前，忽然聞到酒味，仔細一看，原來那塊突石，高約五尺，上面平坦，中心有一尺許方圓的石穴，內裏放着一小葫蘆酒，和一包燒鷄，三塊豆腐干，一片未吃完的鍋魁，想起杜德所說，心中一動，忙朝三人，使一眼色，故意笑道，這裏除却賊黨，不會有什外人，看這吃殘的酒食，許是湯八叔所留，這少一點東西，怎能吃飽，我們帶有食物甚多，不如送他一些，同放在此，你看可好，萬芳會意，接口笑道，我看存放酒食的，不是湯八叔，和我乾娘，也決不會是賊黨，這裏深山荒谷，又無什風景好看，怎會有人來此，十九是位世外高人，因恨老狗男女，萬惡滔天，利害黨羽又多，想要暗助我們，除此大害，見時還早，在此獨酌，不知何事走開，隨便留上一點，太不恭敬，也不知道他老人家，愛吃什麼，天剛過午，離動手還有許多時候，祇是異人決不肯飲盜泉，既然在此多時，必已看出我們蹤跡，這裏遍地都是賊黨，無處購買食物，恭恭敬敬，專誠送上，他老人家，十九笑納，就是料錯，結交一位苦朋友，也不相干，二弟你不會弄，讓我安排，率性放在上面，好在這裏都是石地，秋深天



涼，無什蛇虫螞蟻之類，暫時不會糟掉，省得沒有東西包，放在石穴裏面，弄髒了不好吃，說罷，便將糧袋要過，把裏面的食物取出，挑好的每樣放上一些，沈鴻見他，就用包鷄的荷葉，攤在石上，擺得十分整齊，乃母所備食物，又極精潔，味美好看，笑贊二妹真個細心聰明，可惜這位異人，沒在此地，不然見上一面，領教再走多好，萬芳笑答，大哥你不知道，世外高人，都不肯露他本相，如其守在此地，反被討厭，他老人家，如其歡喜我們幾個小孩子，到時自會相見，否則，等也無用，何況我們急於要尋八叔乾娘，也許雙方認得，都不一定，等將人尋到問明之後，再來拜望，也是一樣，說時，萬英業已發現石旁，留有一雙草鞋，那半隻燒鷄，還有剛撕過的痕跡，料知人夫走遠，也許聽出賊黨要來，特意避開，暫時也不說破，故意催走，四人隨向那石作揖，同說此時離動手還早，山野之中，飲食不便，專誠恭敬，望乞老前輩笑納，如蒙賜見，指教幾句後輩，尤為感激，說完，方始起身，途中留意，並未發現別的形跡，先已商定，也無一人回顧，相隔盡頭不遠，晃眼走到，偷偷掩上崖頂，探頭往前一看，好生歡喜，原來崖那面，雖是一片峭壁，盡頭一帶，却是怪石如林，並有幾株樹木，絕好藏伏之地，崖面又寬，從上望下，一覽無遺，下面的人，却不易看出有人隱藏，所謂山洞，尤為奇詭，外表祇是高低不等的，三四片平崖，看不出洞在那裏，仗着事前，有人指點，才得尋

到，乃是一個形如地穴的斜長深洞，洞口還有幾株矮松遮沒，人須蛇行而入，洞徑又小，入口極似一口深約丈許的枯井，到底方始轉入洞逕，前面兩丈，也頗狹小，稍高的人，便直不起腰來，並有怪石，犬牙相錯，天光已被遮沒，望去暗沈沈，彷彿到了盡頭，不能再進，必須由那兩處怪石旁邊，側身而過，方可入內，前途地勢高高下下，共有三條歧徑，但都相通，左邊一條，最是寬大平整，彷彿常時有人打掃，石質又極堅細，聞不到一點土氣，萬英想將身邊火筒，取出應用，沈姜二人，低聲勸說，此洞必是老狗男女迷路祕徑，先見二賊，繞崖而過，好似未由這裏走出，他連自己人，都不使知道，今日更是作賊心虛，難免派了心腹徒黨，來此窺探，望見燈光，定必尋來，非但不能用火，最好連說話也要小心一點，方才六師叔說，湯八叔隱藏洞口左近，又曾命馬來接，此時人馬，俱都不見影子，就算湯龍二位師叔，人在洞內，那馬也無法下來，我們初來，不知細底，三位師叔，先後所說，和那來信，都是來此途向，並未說出洞中形勢，最好不要冒失深入，還是守在洞口上下，八叔見馬，總要尋來，省得黑暗之中，蹈了危機，還要誤事，大家以為如何，萬英兄妹，均覺洞中，黑暗悶氣，四人全憑目力和聰明機警，互用兵器試探，摸索前進，洞口附近，又無別的藏身之處；也未看明，聞言點頭，重又退回，歸途望見洞口陽光白影，比較好看，忽然發現轉角旁邊，有一裂縫，

寬祇尺許，但比洞口，高出兩三倍，爲防萬一內有蛇獸潛伏，先由萬芳姜飛，各用鏢箭，打了兩次，聽出內裏甚深，除鏢箭落地之聲而外，別無動靜，方始取出兵器，向前舞動，試探着側身走進，到了裏面，又查探出那是一所深藏崖腹的大洞穴，似無出路，低喊了兩聲八叔乾娘，未聽答應，萬芳剛把火筒取出，隱聞馬嘶之聲，由壁中傳出，忙將火筒晃燃一看，原來當地，雖是一所石洞，內中地勢寬大，竟有十丈方圓，內有不少鐘乳怪石，參差林立，方才鏢箭，多半打在石上，以爲祇有兩丈方圓，其實要大得多，馬嘶之聲已止，斷定湯龍二人，必在裏面，另外還有道路，不會尋見，忙將沈鴻萬英喊進，又取一枝火筒，分頭查看，並將先發鏢箭拾起，初意馬嘶既能聽到，定必有路可通，那知尋遍全洞，均是一片高大整壁，休說道路，連個裂縫都沒有，越想越怪，叩着洞壁，喊了幾聲，也無回音，先料湯八必來，又恐驚動敵人，不敢高呼，後在洞中，等了個把時辰，估計夕陽業已西斜，天時不早，實在等得心焦，姜飛又想起來路崖腰所見之事，忽然心動，提議出洞探看，祇要真是所料異人，能够見到，必可問出湯龍二人藏處，祇不知二人既令自己速來，怎又不見，方才急於尋人，連郎公廟賊巢形勢，也未細看，祇見廟在崖下，地勢寬大，共有好幾層殿宇院落，兩面還有大片樹林，往來賊黨甚多，山門前面，便是一片廣場，兩邊各搭有蘆棚，還有兩個大行灶和大茶爐，好似人家

辦喜壽事，準備待客光景，匆匆看了一眼，也未留意，與其悶守洞中，不如去往外面，窺探敵人虛實，並看異人，是否回來，沈萬等三人，同聲贊好，便走了上來，鑽出松林探頭，往下一看，就這個把時辰功夫，形勢已變了好些，前兩層殿落，仍是那麼安靜，來往的人，多半廟中僧徒，賊黨打扮的極少，就有兩個往來，也頗文氣，各穿長衣，看去似往前面傳話回來，最末一層，却是熱鬧已極，大小五六處偏殿禪房，俱都擺有酒宴，有的並在露天底下聚飲，說笑甚歡，十九都是短衣密扣的武裝，爲首敵人，似在右角小院，精室之內，正在發號施令神氣，不時有人孤身出入，往來傳話，奔走甚忙，再往山門前面一看，左邊蘆棚內，也坐了不少人，旁邊樹林中，有幾十匹馬，正在放青，主人另外備有馬槽，做一字排開，列在道旁，相隔頗遠，上下又高，看不真切，也看不出有人蒙面沒有，先來的人，是否坐在棚內，正想轉往崖後，尋那異人，忽見一賊，飛馳而入，往小院中奔進，神情甚慌，跟着便見廟外，來了八九騎人馬，到了廟前，並未下來，一直往裏馳進，前殿和尚，立有幾個，迎上前去，連人帶馬，繞着殿旁角道花林小往，直達後殿，這才看出來馬共是九騎，內有一騎空馬，共是九人，看去武功甚高，不知怎的，傷了三個，內中一人，並由同黨扶抱懷中，同騎馳來，到後下馬，怒吼了兩聲，便暈死過去，爲首羣賊，果早得信，紛紛趕出，仔細一看，老賊伍喜，和

墨芙蓉，兩狗男女，果在其內，內有一個身材矮胖，肚皮甚大的凶僧，指揮徒黨，將人抬進，旁邊還有兩個中年女賊，正在咒罵發怒，均似爲首惡賊，兩次查看敵人，均似得意非常，外表也極鎮靜，直到這幾個受傷的賊黨，起來之後，方始顯出有點驚慌形跡，可是老賊一出，全都安靜，祇爲首男女諸賊，互相議論，向衆指揮，說了幾句，羣賊都是諾諾連聲，無一多口，看去恭順異常，老賊把手一揮，全都歸坐，照舊飲食，若無其事，幾個未受傷的，也由爲首諸賊，陪了進去，一切如常，跟着，便有一矮賊，和一前見女賊，騎了來人兩匹快馬，往外馳去，却不由山門走出，逕往中殿旁偏院中馳進，四人見那偏院，地方不大，房舍更少，院中還有幾株大樹，至多不過六七尺寬，兩丈來長，不像有路光景，那兩匹快馬，由右馳來，走得甚急，馳離院牆，不過數尺，剛將中間幾株大樹走完，連人帶馬，忽然往下一沈，就此失蹤，不會再見，正越看越希奇，老賊忽又同了另一女賊走出，仰頭向上，交頭接耳，說了幾句，又去對院，轉了一轉，一同回去，四人見老賊，剛有客來，忽同女賊走出，向崖上指點觀望，女賊快回房時，又兩次回顧，似對崖上，十分留意，姜飛首覺不妙，悄告萬沈三人，老賊此舉，必有用意，莫要暗命同黨，由地道山腹，來此窺探，湯八叔喊我們，快些起來，人却不會見面，此時無事，莫如往看那位老前輩，是否回轉，如不見人，率性同尋谷底隱居的女異

人，怎麼也能問出一點虛實，說完，二次要走，剛一轉身，遙望廟旁，樹林之中，有人馬影子隱現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前見男女二賊，業已馳出老遠，才知所行小院之中，也隱有一條出入密徑，因料方才山石上存放酒食的，必是杜德所說，花子打扮姓王的異人，有了這一大會，人必回轉，到後一看，先放食物，原樣未動，那有一點人影，姜飛心細，一尋那雙草鞋，踪跡不見，以為異人不肯吃他東西，人已來過，方才如不走開，或是分人來此探看，必能遇上，照此形勢，多半錯過機會，好生失望，互一商談，均悔方才不該在洞中，枯坐了這多時候，以致失之交臂。萬芳埋怨道，八叔催我們快來，人又不肯見面，先聽馬嘶之聲，就在隔壁，偏尋不到門戶，分明他和杜六叔一樣，想要照應我們，但又不肯明說，見在洞中駭等，恐怕誤事，想用馬嘶引出，我們雖然真蠢，當時沒有想到，八叔乾娘，也真氣人，既令我們來此，拜見這位老前輩，便應明言，就怕人家知道不願意，也不妨在他信上，提上一句，莫非我們還會見人明說，是也所教不成，你和沈大哥，此去老河口，和武當山臥眉峯，這位老前輩，早晚還可見到。我們守在家中，在此三五年內，師父人已離山，雲遊在外，休說傳授武功，想見一面都難。好容易有如前輩高人，聽杜六叔說，這位老人家，還不討厭我們四個小人，好端端把機會錯過，自在牢洞中，悶守了這些時候，真冤枉極了，姜飛知道對方不見，必有別的原因，

否則，六師叔不會特意趕往萬家指點，此時尚早，並未絕望，萬芳這一埋怨，竟連杜湯二人，一齊說出，兩次想要勸阻，均因萬芳嬌嗔滿面，彷彿動了真氣，連口相處，知他愛鬧小性，恐有觸怒，欲言又止，正想這位異人，如在近處隱藏，被他聽去，豈不要怪杜六叔多口，萬芳見他，望着自己，尋思不語，轉口問道，二弟：你看我說得對麼，姜飛乘機答道，六師叔雖有途遇異人之言，並未吩咐我們來此拜望，湯八叔更是一字未提，此是我們見這荒山幽谷之中，竟會有人來此獨酌，便不是六師叔所說那位異人，也決不是尋常人物，再想起這位老前輩的本領爲人，由不得心生敬仰，急欲拜見，惟恐引見無人，冒昧失禮，又不知是否看得起我們，萬一有事，留此不便，湯龍二位師叔，催得那樣急法，所以通誠禮拜之後，便往崖洞之中，去尋八叔，頭都未回，先見石旁，有雙草鞋尚新，此時不見，這位老前輩，明已來過，我們沒有在此恭候，如何便算不肯賜見，我想六叔走時曾說，谷崙頭那位女老前輩，性情古怪，他那地方，終年無人上門，外人也進不去，我們還是在此恭候，八叔既令速來，終有原因，那有就此不見之理，萬英笑說，此言有理，便是阿雲，也真奇怪，如無事故，怎會連馬都看不見，沈鴻人最安穩，想見異人之心更切，表面却未露出，見姜萬三人，互相談論，心已不定，方說三位弟妹，不必驚疑，六師叔如與這位老前輩，不是深交，看出有點希望，決不會遠道趕回

指點，我們看他，見了湯八叔來信，高興神氣，明是必見無疑，雖說見了異人，不要露出是他所教，我的看法，却又不同，六師叔身爲師長，怎會教人說假話，而我們當小學的，初次拜見，便無真言，非但有失誠敬，於理也是不合，六師叔必想這位老前輩，格外垂青，先不明說是他所教，作爲我們自具眼力，看出他是人中之龍，好多得一點指教，其實見面明說，也是一樣，說時，萬芳耳目最靈，早已聽出石後，有點响動，立時接口笑道，大哥說得最對，我和二弟，方才洞中，也曾談起，不應對尊長欺騙，無奈六叔，吩咐在先，我們胆小顧慮，惟恐其中有什妨害，正在爲難，今聽大哥一說，我已明白過來，休說這位老前輩，必肯賜見，連八叔也是有心避開，好使我們自己尋來，如我料得不差，此時天近黃昏，賊黨似已到齊，這位老前輩，不多一會，便可拜見了，話未說完，沈萬姜三人，也早聽出山石底下，有了動靜，想要開口，均被萬芳，暗中搖手止住，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山石下面，有人接口道，我醉欲眠，來此小休，你們幾個娃兒，都想見我，我也願見你們，但還不到時候，我還想再睡片刻，把你們留的東西，吃上一飽，自會尋去，這時却不要擾我，如見湯八，可對他說，好些心機，俱都自用，他夫妻成婚之日，我必前往擾他喜酒，今夜事完，我便要往太華訪友，不必再尋我了，還有那匹馬，藏在東盡頭，崖腰山腹之中，大是不妥，我已答應，少時必見你們，如尋湯



龍二人不見，可將此馬，喊出引開，另外覓地藏伏，以防敵人尋來，亂發暗器，就不被殺，這樣好馬，受了傷害，也太可惜，你們快些走吧，

## 二 平空三飛下擎雲手

四人聞言大喜，忙同禮拜，連說後輩遵命，並問那人貴姓，已無回應，不敢多煩，走時，暗中查看，那塊山石，約有丈許方圓，五六尺高，通體渾成，祇石頂有一尺許小洞，人決不能由此出入，估計重量，少說也有好幾千斤，不知此人，怎能隨意移動，下面洞穴，料不甚大，人臥其中，又將山石放倒回原，外面看不出一點痕跡，單這神力，已是驚人，不由驚喜交集，因那人說完，便不再開口，湯龍二人，不知藏在何處，祇得先往東盡頭崖腰一帶尋去，快到轉角，忽見那馬，踏着崖腰險徑，四脚左高右低，一步一步，輕悄悄走來，四人因那山形奇險，恐其失足，忙搶上前，那馬剛現全身，便縱了過來，姜飛抱着馬頭，笑問你主人湯八叔呢，那馬一聲不响，啣着姜飛衣袖，往右一拉，馬頭往上一揚，沈鴻會意，在旁笑問，八叔在上面洞中，要我們尋去麼，你那藏處不好，快些另覓地方，免遭賊黨毒手，那馬將頭一點，二次昂首揚蹄示意，要四人回到崖上，四人剛一答應，馬便往谷底馳下，越過對崖，便不再見，脚步甚輕，到了對面崖

頂，重又回首作勢，看四人已往上走。方始越崖而下，四人料是湯龍二人，必在崖頂相待，命馬來喚，因那崖頂中心一帶，都是高高下下，一片連着一片的梯崖，勢甚平坦，崖後這面，雖是斜坡，崖口却高得多，宛如劍林森立，參差相連，形勢奇險，路却不甚難走，雖有怪石阻路，缺口頗多，仰望不能見頂，稍爲一縱，便可越過，本是往上急起，相隔崖口不遠，上面恰有兩石，高低並立，當中一條裂縫，可以藏身外望，沈鴻在前，想起方才崖下女賊，心中一動，忙卽回手示意，令衆戒備，悄悄掩藏，以防萬一，後面三人，也被提醒，互相打一手式，把人分開，準備看清外面形勢，湯龍二人，是否在他，再走上去，剛到缺口左近，忽然瞥見廟旁樹林中，又有好些人馬隱現，立定一看，正是前去男女二賊，由外趕回，當先急馳，後面還有十來匹馬，馬上人到有一多半是婦女，歸途並未走那先出去的廟旁祕徑，先去二賊，在前引路，作一弧形，一路竄山跳澗，由林野中，繞道廟前，急馳而來，馬行絕快，登高遙望，鞭絲人影，出沒樹林之中，魚貫而行，和走馬燈一般，連人帶馬，俱都不弱，沈鴻正在悄告萬英，說這夥女賊，多半是那湖口六姊妹，旁邊姜飛，忽然搖手，不令出聲，回頭一看，萬芳在前，已當先縱出，姜飛緊隨在後，二人兵刃暗器，均已隨手取下，料有警兆，一面各取兵器，探頭往外一看，果是方才所見女賊，另外還同了兩個賊黨，剛由旁邊走過，看神氣，是

想由東首崖腰，繞往後面，先未留意，不知何處走出，那男女三賊，雖是輕腳輕手，一路東張西望，窺探前進，並未發現四人踪跡，沈鴻也頗機警，看出三賊，是要繞往崖後，忙把萬英一拉，二人恰好不約而同，縱向外面崖頂，萬芳姜飛，早已縱出，掩向樹後，經此一來，四人全都掩向男女三賊身後。依了沈鴻，最好聽其自去，和捉迷藏一般，掩在身後，三賊見上面，沒有敵人，定必走去，這樣可以少生枝節，免將老狗男女驚覺，萬姜三人，一則少年喜事，又見老賊，已在發令準備，廟前蘆棚，和廣場上，燈籠火把甚多，許多賊黨，正在點燃，新來賊黨，恰有六個女賊在內，料知動手在即，這男女三賊，必是奉命窺探，並代防守，暫時不會回去，正好下手除害，意欲跟到崖後，冷不防縱上前去，一試身手，沈鴻見三人，連打手式，非跟去動手不可，想了想祇得罷了，滿擬賊黨祇得三人，必能應付，又知湯龍二人，地理極熟，早來此地藏伏，賊黨動靜，不會不知，決無坐視，如其不應出手，那馬不會示意，令我四人來此，念頭一轉，便不再勸阻，隨也跟了下去，那一帶樹木甚多，四人人又生得矮小，本易掩藏，不會被那三賊發現，那知黃雀捕蟬，螳螂在後，老賊伍喜，最是凶狡多疑，這三個雖是他的心腹徒黨，派走之後，想起近日，心驚肉跳，神智不寧，仍是憂疑，放心不下，跟着，又命兩個最得力的愛徒，暗中跟來，準備崖上發現敵人，立發警號，相機應付，否則，暫

時守在當地，聽命行事，爲防萬一慘敗，並還將廟中原積存的金銀珠寶，打了兩包，背了同黨，由祕徑偷偷運上，藏向出口洞中，稍有不妙，便起來會合，一同帶了逃走，這兩賊徒，便是在商家堡打賭，往鐵牢去盜鐵雙環，被李玉紅點倒，受傷丟人的兩個，傷剛養好，沒有兩天，人比老賊，還要凶險狠毒，平日縱橫江湖，無惡不作，殺人最多，人都叫他燈影子茹文和小無常李清，又叫河北雙神偷，武功甚好，也最驕狂任性，貪淫好色，剛一上來，便看出前面四個少年男女，掩在三賊身後，燈影子茹文，本想發動信號，後來仔細一看，認出沈姜二人在內，又見萬芳生得那樣美貌，動了私心，並想報復前仇，因是出道年淺，雖知三截鉤連槍與判官筆的來歷，另一對奇怪兵器，却未見過，死星照命，以爲老賊，對他二人，最是寵愛，見二賊重傷初愈，當夜又有不少好手出場，特意令其防守這條退路，看是關係重要，實則，老賊多疑，外人決不知道底細，反正無事，時光又長，前面男女三賊，雖是同門，均怕自己，女賊更有私情，意欲乘此機會，跟到崖後，先將三個男的，殺死報仇，將女的擒住，同往洞中，連那女賊，互相對換，一人一個，快活些時，色令智昏，也不想這四個少年男女：人生地不熟，怎會突然來此，前兩男賊，本還難免作梗，難得敵人，掩在他的身後，毫未警覺，老賊法嚴，可以借此挾制，二賊互用手式，打一招呼，便跟在四人後面，四小兄妹，祇顧掩在三賊身

後，全神貫注前面，均未警覺身後有賊，二賊掩藏又巧，一個也未聽出，後見崖腰，並無道路，形勢奇險，憑四人的輕功，雖可過去，但恐行至中途，三賊稍一回顧，必被識破，恰巧上面，缺口怪石，可以藏伏，互打手式，略一商計，便不再跟蹤，分別藏伏石後，窺探前面三賊動作，靜心等候，準備三賊，如不繞往崖後，便由他去，祇一過崖，便由上面衝下，分頭夾攻，斷他歸路，後面二賊，看出四人，臨時變計，以爲想等三賊過崖，埋伏暗算，非但沒有賊破動手，反因萬芳美貌，越看越愛，前面兩賊黨，雖易挾制，到底背師行事，有了好處，人人有份，恐其到時爭奪染指，心生厭恨，妄想假手敵人，將其殺傷，更可爲所欲爲，也忙藏向一旁，靜等前面三賊，或死或傷，冷不防，先用暗器，打倒兩個，再縱出去，手到成功，他這裏打着如意算盤，前行三賊，已轉往崖後，沈姜等四人，看出三賊，曾往崖腰洞中去過，想起那馬，事前避開，越料湯龍二人，知道賊黨要來，先行遣走，心更拿穩，祇顧注意下面，等三賊走過，立時飛身縱落，攔住逃路，再下殺手，竟無一人，顧到側面，沈鴻雖向後面洞口一帶，回望了兩次，也未留神旁邊山石後，伏有兩個凶人，這時四人處境，危險已極，如非二賊徒，起了私心，自尋死路，祇一出手，四人必有兩個難免傷亡，蹤跡也必洩漏，湯龍二人，更是白等一天，徒勞無功，甚而連仇敵的面，都未見到，便被溜走，都在意中，前面三

賊，均是老賊心腹徒黨。女賊賽仙桃蘇五珍，最是淫蕩，以前原與老賊有奸，最爲得寵，後因恃寵驕狂，人又淫濫，雖然失寵已久，也算是一心腹，女賊本嫌乃師老醜，恰巧同來兩賊，年紀都輕，不知老賊不放心他，另派二賊黨，跟在後面，到了崖上，見無人跡，正在打情罵俏，一路說笑，緩步前行，被茹李二賊，看在眼裏，想起舊情，妒火中燒，當時賭氣，率性不管，初意四人，必發暗器，暗放冷箭，祇等前面三同黨，或死或傷，立乘敵人，高興頭上，出其不意，將手中連珠暗器，打將出去，那知四人，到有三個，爲了新學會的兵器，想要一試身手，雖有鏢箭在身，並未取用，見下面三賊，業已走到中間一段，下去便可攔住，萬英把手一揮，便輕輕越崖而過，飛馳下去，腳底又輕又快，動作如飛，直到崖腰平坡之上，前面三賊，還未警覺，茹李二賊，想不到敵人，小小年紀，敢於明鬥，這樣打法，再想出手，相隔已遠，同時看出敵人，年紀不大，都有一身極好武功，這才想起老淫賊燕雙飛的獨門兵器，何等利害，敵人如無來歷，怎會得到手內，看那身法動作，已非尋常，還有這條祕徑，如何知道，來此埋伏，最奇是前面三人，本是來此搜索敵人，反被掩在身後，可見全是勁敵，同黨如被打傷，自己祇剩二人，暗算再不成功，一個不巧，仇報不成，反被逃走，豈不冤枉，念頭一轉，先想發動信號，偏又私心太重，恐來人多，不能任性而爲，瞥見雙方相隔，祇兩三

丈，敵人已快出手，祇管急怒交加，貪功心盛，自恃身法輕快，仍未出聲警告，祇輕輕縱出，朝四人身後，急馳下去，準備相機行事，敵人如未警覺，仍用前法，將其打倒兩個再說。好在雙方，相隔尚遠，就是敵人動手，也來得及。百忙中，瞥見三賊，似要順坡而下，走往對崖，身後不遠。一塊大山石，似要滾落神氣，動了一動，再看還是原樣，並未搖晃，當是眼花，也未在意，就這轉眼之間，四人追離三賊漸近，沈萬等三人，本想跟遠一點下手，姜飛也和身後茹李二賊一樣，瞥見前放食物的山石，晃了一晃，猛一動念，越發心喜。追上萬芳，剛低呼這裏殺賊最好，前面三賊，原非弱者，祇爲平日互相挑逗，彼此有心，難得有此機會。又見照着老賊所說，四處查看，毫無可疑形跡，不由把事看輕，祇顧調情說笑，賣弄風情，分了心神，別的全未在意，暫時忽略過去，人却機警，動作也快，姜飛語聲雖低，剛一出口，立被警覺，回顧見是四個少年男女，內有一個，還是幼童，雖都年青，手中兵器，却有兩件是老淫賊燕雙飛所有。想起近日所聞，本來還有一點戒心。忽見茹李二賊，掩在敵人身後，心胆立壯，內兩男賊，一持鋼刀，一持月斧，怒吼一聲，當先縱上，四人最怕便是賊黨呼喝，姜飛在前，見持斧賊，厲聲怒吼，震得山谷，均起回應，不由有氣，暗忖此賊，身高力大，山嚷鬼叫，不將他除去，難免將老狗男女引來，心念才動，那賊已迎頭一斧斫到，姜飛右手寶

劍，左手如意鎖心輪，假裝招架。往上一擋，那賊早知此是商家堡騎馬逃走的幼童，頗有本領，並未輕視，方覺這小狗，怎會換了兵刃，一見劍輪並用，往上招架，正合心意；自恃斧沈力猛，這一斧下去，便不將人，斫成兩片，敵人兵器，也必打飛，單臂用力，大喝一聲，往下斫去，那知姜飛，靈巧異常，所用乃是虛勢，中藏好些變化，正要敵人這等打法，左手輪剛一沾上敵人兵器，假裝氣力不濟，口中笑罵：「狗賊你叫什麼，拿命來吧，話未說完，隨同敵人斧頭下沈之勢，身子往旁一閃。那賊覺着手底一鬆，錚的一聲微响，敵人兵器，業已撤回，人也閃向一旁，還當敵人力弱胆小，想要逃避，二次怒吼，待要橫斧斫去，無奈上來用力太猛，敵人得過高明傳授，手法絕快，早就雙方兵刃接觸之勢，將勁卸去，那賊微一疏神，稍為慢得一慢，等將斧柄橫轉，姜飛已急如閃電，搶到反手一面，就勢用輪，將斧頭鎖住，跌手一劍，當胸刺去，那賊不料敵人，忽然改退為進，一見兵器被人鎖住，順勢一帶，急切間，有力難使，心方一慌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竟被姜飛一劍，當胸刺過，如意輪再反手一推，又將那賊，左膀打斷，當時怒吼倒地，死於非命，萬芳本朝女賊縱去，另一賊已持刀繼到，因見敵人，年輕美貌，妄想威嚇生擒，正在喝罵，還未動手，萬芳瞥見姜飛殺賊那樣容易，越發心急，罵聲狗賊納命，不容那賊開口，手中三截鈞連槍，已當胸點倒，那賊原認得這件兵器，心



方一驚，敵人槍已刺到，長蛇吐信，來勢又猛又急，知道利害，暗忖，燕師叔剛死不久，這件兵器，敵人到手，還不到兩月，先聽說落在兩個幼童手中，如何此女，也會使用，心中奇怪，連忙用刀去架，萬芳看出那賊，刀打槍尖，是個行家，心想，二弟學了我的利器，手到成功，休說我不能取勝，便打得時久，也是丟人，一面撤回槍尖，暗中打好主意，那賊見他，把那三截鈎連槍，使得筆也似直，情知利害，又見同黨傷亡，茹李二賊，雖已掩到敵人身後，還未出手，知其人最陰毒，必是想要爭功，用自己人的性命，考驗敵人深淺，還在旁觀，不由又急又怒，邊打邊喊，二位師弟，休看小狗男女年輕，兵器奇怪，他們初來，怎知細底，也許還有強敵在後，還不先發信號，上前動手，等待何時，茹李二賊聞言，立被提醒，料知四人，年紀這輕，怎會深入重地，多半必有師長同來，又見剛一照面，便被姜飛，殺了一個，萬芳三截鈎連槍，又極利害，女賊已被另一少年攔住，動起手來，所用也是鈎連槍，還有一個，拿着同樣奇怪兵器，還未動手，看那神氣，決非易與，越想越覺可慮，正準備先發冷箭助戰，再用信號報警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雙方動手，一兩個照面的當兒，姜飛首先聽出左近，伏有敵人，回頭一看，瞥見身後，掩來兩個矮賊，正要縱過，小無常李清，已將十二枝飛簫弩，連珠發出，本意想打萬英沈鴻，瞥見敵人，紛紛回顧，姜飛迎面縱到，就勢把手一偏，朝前打

去，那知上了大當，敵人如意鎖心輪，專破各種暗器，姜飛更是身法輕靈，手急眼快，早看出二賊手有暗器，有了準備，一見點點寒星，迎面飛來，低喝萬兄留意，左手一揚，祇聽丁丁連聲，全都打落，擊退回去，李清驟出意外，沒想到敵人兵器，這樣利害，那弩箭反擊之勢，比所發更猛，差一點沒被打中。同時燈影子茹文的連珠梭鏢，也發了出去，吃萬英用如意輪一擋，照樣回敬過來，也是幾受重傷，內中一鏢，並將褲腿，打穿一洞，那和萬芳動手的一個，因見敵人槍到，仍用前法，橫刀去擋槍尖，被萬芳看出破綻，槍尖微微一撤，避開敵人的刀，緊跟着，反腕一擰，二次把槍尖往前一送，怪蟒翻身，長蛇入洞，分心就刺，那賊見勢不佳，用刀朝下一撥，勢已無及，被萬芳人隨槍尖，一齊縱過，左手判官筆，照准刀背，用力一點，那賊本就手忙腳亂，那經得起兩下夾攻，竟被刺中前胸，刀再往下一斫，當時劃破好幾寸長，一條血口，腹破腸流，倒地身死，剩下一個女賊，也被沈鴻，用鈎連槍敵住，勉強打了一個平手，二賊才知利害，大驚情急，一面用刀迎敵，一面取出信號旗花，待往山石上擲去，萬氏兄妹，比較內行，一見敵人，取出一枝尺許長的鐵箭，忙喝，狗賊要發信號，大家留意，一面施展全力，將茹文逼住，不令擲出，一面招呼沈姜二人，快些殺賊，免洩機密，姜飛畢竟初經大敵，一不留神，竟被李清，縱出圈外，隨手朝地上一擲，鏗的一聲，那枝火箭

信號，立時發出絲絲之聲，向空飛起，四人方覺不妙，忽聽有人罵道，賊羔子，打不過人家，想鬧鬼麼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那老賊伍喜精心特製的旗花信號，剛發出一些火星，絲的一聲，待要朝空飛起，離地才祇兩丈來高，還未飛過崖頂，微聞了的一聲，竟似被什東西打落，往對崖斜飛過去，插向泥裏，絲絲亂响，火花一閃，便自消滅，二賊見狀，越發心驚，李清腰間，共帶四枝信號，見狀大驚，忙又抽空連發兩次，也是如此，末了一枝，還未出手，便被人打斷，發起火來，差一點沒有燒傷，驚慌情急中，往那暗器來路，偷眼一看，方才所見，要倒未倒的山石上面，不知何時，坐上一個貌相清秀，五短身材的中年窮漢，一手拿着一個酒葫蘆，一手拿着一隻鷄腿，正在指點笑罵，所發暗器，不知何物，也未看出，撞在箭上，聲音不大，不是打斷，便被打飛，這等又快又準的手法，聽都不曾聽過，料是敵人師長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再看燈影子茹文，已被萬氏兄妹，逼得手忙腳亂，眼看不死必傷，一時情急，逃又逃不回去，祇得厲聲大喝，連打呼哨，想要報警求援，無奈隔着一片山崖，上下又高又遠，喊破喉嚨，也未必能够聽見，自從窮漢一出，敵人越殺越勇，那兵器更是奇怪，稍爲疏忽，被他鎖住，便無幸理，正急得亂吹亂喊，茹文也被提醒，跟着狂呼起來，萬芳見那賊，喊聲頗高，惟恐引來敵人，洩漏機密，方在喝罵，狗賊如不鬼叫，還可容你多活些時，忽聽石上窮漢

接口道，你不願他狗叫麼，這個容易，話未說完，茹文正在大聲狂呼，猛覺迎面飛來一物，直射口中，打得舌頭生疼，滿口流血，上顎也被打破，驚悸忘魂中，覺着有點鮮味，慌不迭吐向地上，偷眼一看，乃是寸許來長一根碎骨，上面還有未啃完的雞肉，知是窮漢所爲，又急又怒，但知此人，更加利害，不敢激怒，正在進退兩難，周身急汗四流；忽又聽山石上，窮漢笑道，滋味好麼，你祇不要鬼叫，還可給你一個便宜，我向來歡喜一對一，但是雙方動手，勝者爲高，你師徒平日手狠心黑，照例不容敵人活命，今日遇見對頭，當然也是死活存亡之局，他兩兄妹，隨便由你挑上一個，你祇將他打死，便算你的運氣，任憑逃走，決無一人管帳，就此想溜，却是自尋苦惱，萬無此望，你意如何，茹文死在臨頭，色心依然未退，覺着萬芳，美貌可愛，便死也死在他的手裏，何況少女力弱，未必持久，聞言立答，這樣也好，請教這小狗下去，我和這小姑娘，做一對如何，萬氏兄妹，聞言大怒，正待加急進攻，忽聽窮漢笑道、你兩兄妹，不要發急，不是因爲你們兩打一，方才也不會攔你，由他狂吠，好歹叫他死個心服口服，萬英退下，由你妹子，一人對敵便了，如論萬氏兄妹本領，茹賊早已沒命，祇爲窮漢，暗打手式，不令下那殺手，才打了這些時，聞言，萬英祇得退下，口中怒喝，芳妹，此賊可惡，不可容他好死，窮漢接口笑說，你祇管放心，他跑不了，現在一打一，隨使用什法

子殺賊，都可以了，萬芳早恨不能一槍將賊，刺個透心涼，立將手法一緊，殺上前去，茹文看出敵人，槍法神妙，寒光閃閃，宛如龍飛電舞，又猛又急，情知打個平手，已是萬幸，如何能够得勝，同時，瞥見湯八，和一蒙面女子，不知何時走來，也在一旁觀戰，李清倒還受傷，急得無法，重又運足氣力，想要狂呼求援，剛一開口，眼前白光一亮，總算閃避得快，沒有打中面門，右頰却被掃中了一點，其痛如割，覺着臉上，濕淋淋的，酒氣噴鼻，一面還要忙着應敵，也不顧細看，心正奇怪，是何暗器，如此利害，並還帶有酒味水點，不知有毒沒有，忽聽窮漢笑道，不許狗叫，你偏狗叫，如非我恐這四個小人多事，不到時候，先去前面闖禍，又想看看他們，內家根基，單這一口酒，就要你的狗命了，你當我這口酒，避得開的麼，不信你再叫一聲試試，茹文連氣帶急，空自怒火攻心，無計可施，再要狂呼求救，恐吃苦頭，脫口怒喝，朋友，你是那裏來的，叫什名字，話未說完，窮漢笑罵，憑你這樣畜類一般的狗賊，也配稱我朋友，萬姑娘你代我給他吃點苦頭，我說那裏，便打那裏，包你不會脫空，說罷，便前挑後刺，上打下鉤，時左時右，在旁招呼，指點起來，萬芳也真機靈，窮漢說到那裏，槍便跟到那裏，果然不輕不重，恰到好處，一槍也未落空，多少都使敵人掛着一點，這老少二人，祇願得心應手，話完槍到，茹賊却吃了苦頭，明明聽出敵人，話說在先，不知怎的，竟

會避他不開，再不，便是力氣用反，或是脫空，招架都難，不消片刻，打得遍體都是鱗傷；斷定萬無生路，不禁心寒氣餒，哀聲求告起來，萬芳固早明白，異人借着對敵，指點鈎連槍的妙用，下餘三人，也全看出。萬芳一聽敵人哀告，笑罵無恥狗賊，想活不難，祇再打上半個時辰，你能以全力支持，我便饒你狗命，茹賊聞言，不知萬芳，業已悟出槍法妙用，知道殺賊容易，但想借此機會，多學一點解數，以爲有了一綫生機，祇得咬牙忍痛，拚鬥下去，那旁賊徒李清，剛呼喊得幾聲，因見同黨危急，女賊賽仙桃蘇五珍，又因敵人利害，同黨傷亡，驚慌太甚，微一疏神，被沈鴻一判官筆，點中左脇，跟手一槍，打死在地，敵人又是越殺越勇，惟恐沈鴻一追來夾攻，更難脫身，口中狂呼喝罵，冷不防賣一破綻，縱身想逃，剛一轉身縱起，猛覺急風撲面，眼前人影一晃，隨聽罵道，不要臉的小賊，王老先生，不許你們狗叫，偏要狗叫，討打不成，聲才入耳，臉上早中了一掌，姜飛隨後趕到，照准肩頭，就是一劍，李清認得湯八，又知姜飛利害，以爲必死，剛怒吼得一聲，猛覺面前，人影一晃，被人推了一下，往旁倒竄出去，同時，左邊頰上，又中了一反嘴吧，連牙都幾乎打落，疼痛非常，那一劍却被躲過，隨聽湯八喝道，姜飛且慢動手，此賊是吃了我的虧，這個不算，要打，你們重新再來，老賊那日，將我圍困，便這兩個小賊，當先叫陣，甚是凶狂，我不值親自下手殺他。也叫

兩個小娃兒，取他狗命，祇不狗叫想逃。我僵不動，王老先生的話，說得對，你們單打獨鬥，你這小賊，如將我師姪姜飛殺死，也可放你逃走。就此想逃，無非多吃苦頭，毫無用處，李清這才聽出敵人用意，明知萬難取勝，此外更無生機，祇得施展全力，向前拚鬥，姜飛本非敵人對手，一則年輕胆大，日前恰將如意鎖心輪學會，兵器上先佔了便宜，又見三位異人大俠，同時出現，越發心雄氣壯，手中兵刃，上下翻飛，李清樣樣吃虧，第一兵器先敵不過，本就心慌胆怯，又連中湯八兩掌，順口流血，傷處又痛，越發手忙腳亂，上來還想施展殺著拚命，無奈敵人，心靈手快，一面動手，一面暗中抽空偷覷萬芳新學會的手法，福至心靈，悟出好些變化，越殺越勇，李清幾次撲空，白用氣力，又見茹文，被那少女，打得周身是傷。氣喘汗流，敵人不是有心給他苦吃，隨時均可致他死命，看去狼狽已極，喊又不敢喊，心胆一寒，也忍不住，哀聲求告起來，姜飛佔足上風，看出敵人，破綻甚多，一劍便可刺死，因知萬芳好勝，想讓他先得勝，再下殺手，又聽異人口氣，似在借故指點槍法，反正二賊，決逃不走，便將兵器稍慢，不時偷看上兩眼，李茹二賊，何等奸狡，早就明白這幾個敵人的用意，偏又惜命貪生，見敵人手法，不亂而慢，料是平日作惡太多，對頭有心戲弄，結果仍難免死，那裏還敢進攻，一面用心招架，並不同攻，口中哀求不已。姜萬二人，見二賊祖宗爺爺亂喊，方才凶

威，早已化爲烏有，正在互相招呼笑罵，說老狗男女師徒，平日殺人如草，何等淫凶，不料一個約了人來，還未動手，先打逃走主意，這兩個小賊，初動手時，那樣凶狂，一旦勢敗，便是這樣丟人現世，真個難師難弟，正罵得有興頭上，龍靈玉忽然接口笑道，芳兒，姜賢姪，不要打了，時已不早，槍法也被你們學會，看他哀求可憐，早點送這兩賊歸西，我們還有事呢，二人剛應得一個好字，忽然一陣風過，隱聞隔山吶喊之聲，遠遠傳來，二賊也在哀聲急呼，我們自知作惡太多，悔恨無及，祇求諸位老少英雄，前輩高人，饒我們一條狗命，話未說完，萬芳聽出前山郎公廟，敵我雙方，似已動手，槍法業已學會，又聽龍靈玉這等說法，如何還肯戀戰，接口嬌叱道，沒有那麼便宜的事，口中說話，手中鈎連槍，往前一抖，鳳凰三點頭，照準敵人上三路刺到，茹賊遍體都是槍傷，疼痛難止，手法早亂，本是勉強掙扎，一見敵人槍法忽緊，知無幸免，情急心橫，頓生惡念，厲聲大喝，賤婢休狂，快和我到陰司成親去，話才出口，手中鋼刀，已用力迎面飛出，照准萬芳打去，本意想和敵人，同歸於盡，百忙中，似聽窮漢喊了一聲絞字，也未聽清，同時，錚錚連响，夕陽影裏，瞥見寒光如電，連閃兩閃，知道不妙，剛怒吼得半聲，人已連受重傷，將頭削去半個，倒地身死，原來萬芳，自一動手，始終以全神聽異人招呼，手隨聲變，從未脫空，機警靈巧，到了極點，一槍剛刺出去，耳聽一



個綾字，連槍都未撤，就勢大轉麻花，把手中鈎連槍一擰，往外一抖，那刀迎面飛來，恰被絞住，再順勢一抖，往前一送，連槍帶刀，全數打中敵人身上，用力又猛，茹賊先被那刀，反擊回來，將頭削去半邊，本已非死不可，再吃槍尖，穿腹而過，如何還能活命，那旁姜飛，瞥見茹賊已死，一緊手中劍，加急進攻，李賊見祇剩他一個，越發胆寒，但是胆子更小，始終沒有忘了逃走，口中苦苦哀求，人却避開，湯龍二人一面，往對崖退去，一見劍到，知是虛勢，祇要一擋，敵人鎖心輪，定必打到，方才曾有兩次，幾乎上當，將刀鎖住，知道危機一髮，忽生急智，想用險招，冷不防抽空逃走，假意用刀一架，不等刀劍相觸，冷不防魚躍龍門，翻身縱起，施展輕功，箭一般，往對面崖坡上竄去，耳聽身後四小弟兄，同聲喝罵，又聽湯八大喝，不必追趕，那裏還敢回頭再看，人已逃到半山，相隔敵人漸遠，後面並未追來，心中奇怪，正在拚命往上狂竄，忽聽頭上，呼的一聲急風，快落山的斜陽光中，一片黑雲包當頭罩下，心方一寒，猛覺背心奇痛，好似中了一把鋼鈎，知被敵人擒住，不敢強掙，剛急喊得一聲爺爺饒命，耳聽身後那人笑道，叫你不要逃，偏不肯信，要我老人家費事，這是何苦來呢，李賊聽出窮漢口音，身被抓緊，奇痛澈骨，不由忘魂皆冒，正待哀求饒命，猛覺背上一鬆，人已臨空飛起，甩向地上，跌昏過去，四小弟兄，見賊一逃，本要追去，忽聽湯八笑說，且

慢，祇得停住，後見那賊，快要逃遠，業已上了對面山坡，姜飛正恐滑脫，窮漢忽由石上立起，笑說，湯八弟非要逼我出手麼，聲隨人起，飛縱過去，衆人見他，兩臂張開，頭下脚上，看去活似一隻大老鷹，盤空下擊，祇一抓便將那賊抓住，說完前言，把手一甩，人便手舞足扎，橫飛過來，姜飛忙卽趕上，一劍殺死，沈萬三人在後，微聞龍靈玉，低聲笑語，你們還不快追王老先生，他恐要走呢，三人立被提醒，忙同追去，窮漢早回顧笑道，你們莫忙，我太華歸來，自會分頭尋找你們，快到天女崖上，觀戰埋伏，等候擒那老賊吧，老狗男女逃時，不止二人，乘此無事，將方才所說槍法，練習一遍，省得時久遺忘，不比去往前面，搖旗吶喊，強得多麼，說罷，轉身走去，湯八原意，對方頗喜四小兄妹，多半人要回來，看出要走，忙和靈玉，追上問道，我二人多蒙老前輩，隨時暗助，屢次轉危爲安，感恩不盡，可能稍留片刻，容我二人，拜見一談麼，窮漢轉身笑道，我實有事，日後擾你喜酒，再談如何，說時，人已到了隔山崖上，湯龍二人，不便再追，祇得連四小兄妹，一齊喊住，見面一談，四人才知那是一位隱迹風塵的前輩老俠，名叫王鹿子，還有一位師兄葉神翁，本領更高，二人均有多多年，不聽人提起，江湖上傳說，早就不在人間，今日才聽人說，此老本在華山隱居，近十年來，因見官貪吏酷，天下荒荒，人心大亂，重又移居武當，當時往來南北各地，除暴安良，救濟

苦人，因有數十年，不會出世，這次出來，蹤跡更加隱秘，便有人遇見，因其裝束年貌已變，所用長劍，和一根方鐵杖，又未帶在身旁，誰也想他不到，連湯八事前，也未料到，近年暗中助他救人除害的，會是此老，湯八隨又談起此人，乃天台山正宗前輩長老，武功劍術之高，異乎尋常，方才在旁，借着對敵，指點槍法，其中妙用甚多，務要當時勤習，以免遺忘，四小兄妹，聞言大喜，湯龍二人，也是得有高人指教，得知王鹿子喜愛四小聰明，料其必來，特令愛馬往接，人却避開，藏處就在崖腰小洞之中，並非老賊所走山腹祕徑，老少六人，說完前事，萬氏兄妹，想往崖上，去看熱鬧，湯八笑說，此時也許剛剛動手，有好些人，均未出場，雙方勝敗，還看不出，相隔又遠，有什好看，還是用完了功，把方才所學槍法，溫習兩遍，再去崖頂，尋我二人的好，我料老賊如逃，必在三更左右，今日我非親手殺賊不可，你們祇要細心，幫我包圍，多殺他幾個同黨便了，萬芳笑問，萬一老狗男女，不由這裏逃走，如何是好，靈玉笑答，芳兒真個喜事，我們如不拿穩，怎會在此驢等，包你有事可做，不會落空，放心好了，說完，湯龍二人，便往盡頭崖腰走去，天已日落黃昏，隔山喊殺之聲，已不再聽到，湯龍二人走時，原有情勢如變，必來送信，同往殺賊之言，便在當地，互練槍法，果然添出許多巧妙變化，四人練完，全都喜歡，因已記熟，急於前往觀戰，便往崖頂走去，各尋

樹石藏伏，向下偷看，姜飛，萬芳，情愛日厚；無形中聚在一起；均覺老狗男女，如由崖頂祕徑逃走，湯龍二人，怎會埋伏在崖腰小洞之內，稍爲疏忽，被他溜走，錯過機會，豈不可惜，正談論間，忽見下面偏院中，老賊伍喜，同了女賊墨芙蓉，還有六個女賊，十來個男賊，一同走出，向後面衆賊黨，招呼了幾句，便同往山門外走去，神態甚是從容，看不出絲毫逃意，四人初上來時，前面廣場上，已有好幾對人，分頭動手，主棚內還有好些賊黨，以爲雙方人都到齊，及至老賊，率衆走出，才知爲首諸賊，尙未出場，不知怎會打了起來，黃昏前，所聞喊殺之聲，爲了何事，因相隔遠，看不真切，又見廟中羣賊，差不多走空，祇有幾個做粗事的香伙和小和尚，在各處院落中，打掃走動，地方既大，樹木又多，如山廟中掩出，決不會被人看破，萬芳看了一陣，覺着氣悶，首先提議，由崖腰設法下去，姜飛比較謹細，想要勸阻，又恐萬芳不高興，便說八叔二姑，現在崖腰洞內，我們就便與他說好再去，以防萬一老賊所帶同黨人多，不够分配；萬芳知他用意，嬌嗔道，你不要怕，八叔乾娘，如無把握，不會守了一天，也不會靠我們四個小人相助，本來我是和他說明再去，祇我哥哥，比你還要仔細，彷彿我一離他，便要吃人的虧神氣，怎麼和他說也無用，真個氣人，你先不要對他們說，就說與湯八叔送吃的去好了，姜飛祇得應諾，仍由萬芳，掩往沈鴻萬英身旁，推說方才祇顧練

武，忘將乾糧，分與八叔他們，二位哥哥，等在這裏，我和二弟，送吃的去，也許和八叔他們一起，你們不要管我，沈萬二人，見那崖太高，此外無路，均未想到別的，隨口笑諾，萬芳便和姜飛，分了一半食物，由盡頭崖角，悄悄走下一看，地勢奇險，光景黑暗，甚是難走，正在上下查看，忽聽身旁笑道，你兩個掩來此地，又想淘氣麼，二人回顧，正是靈玉，萬芳已被拉住，見那地方，乃是一個三尺方圓的石窟，由靈玉拉着，接將下去一看，內裏形勢，彎曲崎嶇，上下却高，一面是一丈許方圓的石洞，偏在二人脚底，乃是方才藏馬之處，洞外有一狹長石徑，向上一頭，通往崖後，另一面可到郎公廟後殿偏院旁邊，樹林之中，盡頭崖口，離地不過丈許，旁邊便是絕壑，形勢奇險，休說常人，武功稍差一點，決難上下，二人心已歡喜，再繞往前面一看，湯龍二人伏處，也是一個小洞，寬約三尺，高祇兩尺，外面崖上，生着一些藤草，人伏洞口，正對前面廣場，離地不過三四丈，廟中賊黨的語聲，均可聽出，後聽靈玉一說，才知那洞，可與老賊逃走的山腹祕徑相通，入口極小，人須蛇行出入，故此方才先後五賊，還未走上崖頂，已先警覺，萬芳送上食物，便拉着靈玉的手，笑呼乾娘，說了來意，靈玉笑道，我早知你們幾個小人，沒有耐心，好在用你不着，去祇管去，但須照我所說，由東首斜坡下去，縱到地上，乘此無人之際，先由樹林穿出，前面還有廟牆，多半有人看守，但不

會多，憑你二人，足能應付，不過更好，如其撞上，此時場上，打得正急，決想不到廟中，會有敵人衝出，可冷不防將其打倒，越牆而進，越隱秘越好。人在廟中決不可以多事，到了前面，見着你娘，和勞大伯他們，就隨你了，繞往蘆棚，路上如遇賊黨攔阻，可由姜飛，上前答話，祇要說是來此赴約，便可放你過去，不是萬不得已，不見你娘，不可動手，萬芳聞言大喜，連聲應諾，忙和姜飛，順着崖旁小徑，往下走去，兩小姊弟，這兩日內，形跡越發親密，崖勢奇險，二人雖有一身好輕功，走起來也須留意，天已昏黑，一面又是絕壑千尋，遇到危險之處，彼此關心，都恐對方失足滑倒，由不得互相伸出手來，相挽同下。姜飛對於萬芳，雖是滿心愛好，到底年幼天真，老成而嫩，惟恐失禮，被主人輕視，始終不敢親近，無奈萬芳，比他還要天真，人又大方，這時一心對敵，祇恐傾跌滑墜，誰也沒有想到男女之嫌，快要縱落，姜飛忽然覺着萬芳的手，細膩涼滑，柔若無骨，不捨鬆開，低聲笑說：這裏離地，還有兩三丈，下面背陰，莫要滑倒，還是一同縱下去吧。萬芳把手奪回，笑道：你真糊塗，憑我二人的輕功，再高一點，也縱得下，這不比上面，沒有道路，我拉着你，如何跳法，姜飛自覺所說無理，正恐誤會，萬芳竟如未覺，悄說你看下面，仍有敵人，我們還是小心些好，方才在上面，我已看過，祇有左邊靠近竹林那片地方，比較平整，地上又沒石頭，我領頭先跳，

你跟着來吧，說完，當先往下跳去，姜飛對於萬芳，情愛已深，自己却不覺得，平日奉命惟謹，惟恐觸怒，聞言才放了心，忙即跟縱往下縱去，剛到地上，便見側面小院中，駛出五人，各帶兵器，掩掩藏藏，背着燈月，貼着牆跟樹陰，分兩路繞着廟牆裏圈，往前駛去，同時發現當中一面，也有賊黨，埋伏走動，蹤跡甚是隱秘，才知賊黨廟中，均有防備，人還不少，方才在崖上，竟未看出，且喜機緣湊巧，縱落之處，崖高勢險，地又隱僻，賊黨不會留意，未露破綻，忙先縱入竹林之中，先打算等賊走遠，穿林而過，姜飛因見這面，祇得兩賊，正在交頭接耳，邊說邊走，意欲就便探聽賊黨虛實，萬芳也是年輕喜事，隔着竹林，跟蹤掩去，正嫌二賊，相隔兩丈，聽不出來，外面又有剛升起來的月光，二賊武功不弱，恐被看破，走到轉灣角上想乘機縱出，好了就罷，如被看破，便乘無人之際，將其殺死，正各打手式，低聲密計，前面乃是十來株大樹，二賊走到樹下，忽然立定，說了幾句，要往回走，二人方幸不會縱出，否則，這一回身，難免撞上，看出二賊，要走回路，離開前而廟牆，已不甚遠，殺他恐非容易，又不願再走回路，龍靈玉又有不可多事之言，想等二賊回身，再由竹林走出，繞往前面，微聞嘆了一聲，內中一賊，忽和木偶一般，立在地上，不言不動，一脚已快起步，祇脚尖沾地，另一賊似知有異，剛問得半句，不知怎的，也和同黨一樣，失去知覺，二人看出兩賊黨，

好似被人，點了穴道，自己一路走來，全神都貫注在賊黨身上，除二賊外，四面并無人影，二賊都是側對自己這面，雖有十幾株大樹，樹身離人最近的，也有八九尺，就有高人埋伏，暗中下手，將其點倒，也無不見影跡之理，轉角一帶，相隔較近，新起來的月光，斜射林中，看得甚真，二人越看越奇怪，不敢冒失，分頭繞往兩側，仔細查看，那幾株樹後，均無人影，剛剛會合商計，打算先用石子，朝二賊打去，試他一試，忽聽身後，有人低語道：你兩個娃兒，既想探詢虛實，還不過去，將這兩賊拖來，呆在這裏作什，二人聞聲回顧，見有人影一閃，料是自己這面前輩高人，不敢高呼，想要追去，又聽那人低喝道，不許尋我，快將二賊拖來，朝瘦賊第五根脊骨下面軟筋一扭，便會說話，還不會逃，再如遲延，被前面防守的賊看出，就無用了，二人聽出那人，隱在身後一叢竹竿後面，相隔較遠，姜飛稍爲湊近，低問老前輩貴姓，沒有回音，祇得掩往對面樹下，將二賊半拖半提，到了竹林深處，萬芳因覺那人，身法快得特別，口作湘音，心疑師父俠尼花明之友，故意把賊，提往方才發話之處，四面一看，那有人影，便照所說，將內中瘦賊軟筋扭開，二賊被點倒時，不會見人，也未聽到語聲，正在急怒交加，心中驚疑，一見敵人，是兩個未成年的男女，覺着把人丟盡，越發激怒，剛怒喝得一個小字，姜飛早已防到，抓了一把爛泥，先往嘴裏塞進，那賊情急，用力一掙，竟無用



處，才知敵人利害，祇能開口，人并不能行動，滿嘴污泥，土腥難聞，先吃酒肉又多，忍不住嘔了出來。萬芳嫌他污穢，又叫姜飛，拖往一旁，姜飛一手拿着泥團，將瘦賊拖到旁邊，手中如意鎖心輪一晃，還未開口，那賊怒火頭上，先未看出二人兵器，一見便改口驚呼道，你是俠尼花大師的門下麼，我不和你強了，姜飛聽他，語聲不高，低喝，我有話問，稍爲大聲，我便殺你，我師父席泗先生，俠尼花大師，是我姊姊的師父，想必知他利害，快說實話，廟中還有多少賊黨，你是老賊伍喜什人，賊黨今夜作何打算，方才老賊未出，前面怎會動手，瘦賊忙答，小英雄不必如此，他名花面野豬唐冲，我名神刀手許文生，和伍喜多年舊交，業已洗手三年，因在途中，遇到湖口六姊妹，得知他與商氏弟兄結仇，約在這裏比武，情不可却，一同來此，到後才知，敵人方面，還有渭南雙俠在內，并還聽說，關中女俠李玉紅，也在敵人一面，跟着，又聽鐵蜈蚣勞康，突然尋來，坐在廟前蘆棚之內，雖然帶有面具，未現真相，我因昔年和他，頗有淵源，年輕時見過多次，他那幾樣面具，和那假裝駝背，時高時低的身材，我也曉得，心雖後悔，不該冒失來此，無奈話已說出，不好意思虎頭蛇尾，恐出去撞上，兩面爲難，恰巧廟中坐鎮防守的人不多，有本領的極少，伍喜又信別人不過，才討了這個差使，留一退身之步，方才伍喜，正在傳令準備，還未走出，忽聽人報，東路楊官屯，來了兩個頭

童，大的年祇十三四歲，奉命接客的人，見天已黃昏，這條路上，向無人敢輕易走過，知道今夜，這場惡鬥，雙方均有不少能手，正想上前，詢問來意，內一幼童，忽向同伴議論，罵伍喜是狗強盜，防守的人，有一個是伍喜徒弟，不合欺他年輕，又見對方，走起路來，跳跳縱縱，時快時慢，不似有什本領，更不懂江湖規矩，心生輕視，一時激怒，開口便罵，來人也不答話，舉手便打，本來他們專一迎接會賓客，照江湖上規矩，來的就是敵人，也祇互相交代，看來人身份接待，或是指點途向，引往會場，不致動手，先前引客入廟，又走了幾個，共祇三人，和幾個嘍囉，幾個照面過去，便吃來人，全數打倒，衝了過來，到了蓆棚，對敵我雙方的人，一概不打招呼，自往一旁坐下，跟着，又來一個幼童，年紀更小，是個啞巴，正坐一起，連比帶說，方才打人的事，全未放在心上，伍喜這面的人，見快動手，已有一半，去往廟外主棚中坐下，因這兩人，快得出奇，手法又狠，被打倒的人，傷都不輕，半晌才得爬起，人已無踪，等到尋來，中途遇見回去的人，得信大怒，起卽回報，敵人已先走到，另一啞巴，竟無一人，知他是怎麼來的，妙在都是那麼貌不驚人的小告化子打扮，主棚中人，因見這三小人，坐在對面棚側，空桌之上，自將主人所備酒菜，拿將過去，大吃大喝，旁若無人，先還當是敵人，故弄玄虛，命三個有本領的門人來此生事，後想情理不對，又見敵人爲

數不多，分成兩起，商氏弟兄，連同所帶的人，每見人來，定必起身招呼，甚是恭敬，對方爲首的，似一個中年婦女，和一帶面具的駝背老人；還有一個蒙面女子，人數更少，圍坐一起，昨夜去往青雲山後探敵的勾十一，不知怎會和敵人做了一起，共總五六桌人，都在棚的當中桌上，也似覺那三個小告化子，形跡可疑，正在紛紛議論，勾十一和一穿紅衣的少女，似想過去，探詢來意；被駝背老人，暗中搖手止住，這時，他們不知老人，便是昔年威震江湖的老俠鐵蜈蚣，還當三人，是附近窮苦頑童，見成桌酒席，祇是擺樣，敵人祇向接待來客的執事人，說了幾句過場，略爲稱謝，便坐一起說笑，不曾入席，旁立幾囉，也被遣開，看出便宜，打算白吃，雖還拿他不準，見那神氣，俱都討厭，正在議論，忽然聽說，內有兩人，不按江湖規矩，將人打傷，內有幾個年輕氣盛的，首先發怒，爲防敵人說嘴，先打招呼，詢問這三個小告化子，是否一路，雙方約定，先禮後兵，以武爲友，如何鬼頭鬼腦，行凶傷人，敵人還未及答，內中一個滿頭癩痢的小矮胖子，已由席上，走將過來，開口便罵，這幾個都是伍喜門下，有點本領的徒黨，一聽小癩子，說他三人，和誰都不認得，祇知這好酒席，都是狗強盜，由人民手中，強搶而來的東西，誰都可吃，樂得享受，小賊方才攔路嚙嚙，自然打他，你們如不服氣，可要擺幾下試試，去的人自然火上加油，再聽對方，不是敵人一路，話又如此無

理，爲恐敵人笑他，以大欺小，以多爲勝，還想交代幾句，剛開口罵得一個賊告化，便倒了一個，原來這三個幼童，均有一身驚人本領，身手快得出奇，後來啞巴生得瘦小枯乾，更是利害，箭一般由席上縱過來，祇一下便凌空將人打倒了一個，被打的人，并非庸手，事前也非沒有警覺，無奈敵人，動作如飛，加以氣盛驕敵，以爲這樣赤手空拳的小人，一掌便可打倒，不料這樣利害，後聽人說，那啞巴全身和鋼鐵一般，被他打中，或是膀臂一擋，彷彿中了鐵棍一樣，骨痛欲裂，才知利害，主要敵人，一個未動，便當衆丟人，吃了三個頑童的虧，當然羞惱成怒，雙方沒有交代，就此開場，先和三小人，一對一動手，上去的人一吃虧，自然前往相助，轉眼變成三四個，對付一個，敵即便抱不平，出場相勸，眼看雙方混戰，敵人相繼出場，這面幾個主持的人，得信趕去，方才喝住，請敵人少待，等將這三個小人擒住，問明來歷，主人出場，交代完了過節，再照預定，各按江湖規矩，分別強弱，三小人如與敵人一面，也不妨先自停手，主人款待完了，遠來高親貴友，親自出場，再打也是一樣，初意原因伍喜夫婦，聽我二人說起，對方雖然人少，內有幾個帶有面具的強敵，我已認出來歷，內一駝背老人，便是鐵蜈蚣，此人老謀深算，生平從未敗過，既然出場，前日在商家堡，強討鐵雙環，又曾向商氏弟兄，說過大話，要尋他的下落，今日尋上門來，必有拿手，最好準備周密，先留退步，

不可絲毫輕敵，渭南雙俠方氏弟兄，方才又曾經有人，發現他的踪跡，明已趕到，却未露面，這兩個強敵，也極利害，向例單獨行動，不喜和人一路，也許還有深意，因此格外留心，表面鎮靜，心實驚慌，另有幾個好幫手，也還不會趕到，如此想要多捱一會，不料三小人，蠻不講理，所說的話，更是氣人，使人無法下台，祇得暗選幾個好手，一對一，連同商氏弟兄約來的幾個已經出場的同黨，打在一起，伍喜夫婦，覺出形勢不妙，正在廟中商計，總算事有湊巧，那幾個好幫手，忽在此時趕來，并還代約了兩個有名人物，覺着雙方，至少可以拉平，不致慘敗，這才親身帶人，出場答話，我二人雖知今日之事，勝敗難料，因那後來五人，是湖口六姊妹輾轉引來，多是崆峒派中，有名人物，內一本領最高的，還是崐崙派後輩中的能手，劍術甚高，先還以為或者可以得勝，好在我們，無須出場動手，不致違背昔年花大師的教訓，祇要敷衍過去，便可離開是非之地，方才照着主人所說，分途巡查，暗中戒備，走到中途，覺着竹林裏面，有了動靜，似在暗中掩來，窺探我們踪跡，知是勁敵，我二人前在江湖上，頗有名望，自從三年前，在嶽麓山下，被花大師制服，才知悔禍，江湖上人，知道此事的極少，為顧體面，又料敵人，雖非尋常，如是渭南雙俠，早已出面，不會跟這一路，意欲將人誘出，沒有驚動別人，正在暗中商量，同伴忽被人點了穴道，憑我二人的耳目，人在十步之

內，無論多輕巧的身法，多利害的暗器，也必有點警覺，又正并肩同走，怎會事前事後，不會聞見絲毫聲影，心正驚奇，明知利害，但我二人，多年生死之交，其勢不能棄之而去，事太丟人，又不願就此聲張，打算將他捧往左近殿房之內，看我能否解救，再作打算，一面還在留神，查聽敵人動靜，怎會這等快法，猛覺右肩窩要穴，似被一粒極小的暗器打中，同時，瞥見一粒莢豆大小的土塊，落在地上，人已不能言動，才知敵人，并未現身，相隔少說也在十步之外，照這樣人不近身，隨便用一粒碎土，打人穴道，又準又快，無一虛發，此人必是一位前輩異人，如非他那內家真氣，業已練到摘葉穿木，飛花碎石的境界，決不能有此驚人本領，二位小英雄，雖是席泗先生與花大師門下，照年紀說，恐還不能到此境界，我也明知這次，幫助惡人，違背昔年對花大師的誓約，也祇迫於情面，并未真個助紂為虐，以前商氏弟兄，也非綠林中人，雙方火併，我和商仁，又有過節，事前不曾想到，事鬧這大，冒失來此，悔已無及，我二人也非怕死，祇為那年，曾向花大師悔過，不該違背，故此有問必答，決無隱瞞，二位小英雄，如知解法，還望高抬貴手，將我二人，先行放起，我們決不逃走，祇不強迫我們，和伍喜與湖口六姊妹對敵，做那反覆無常的小人，無不惟命，姜飛見那瘦賊，年已不小，所說頗通情理，不像是假，心方一軟，萬芳因自己，不會解法，祇能使其開口，勞康所

傳，不知能否生效，答應之後，解不開來，豈不丟人，忙使眼色，止住姜飛，接口笑道，你說的話，雖似有理，但我二人年輕，還不知你來歷，三年前，我師父雖曾往嶽麓山，去過兩次，我未同行，回來未聽提說，也不知你爲人如何，方才點倒你們的，不是我們，因未眼見，也不知所點穴道，是何門戶，聽那位老前輩口氣，祇要情有可原，決不會殺你們，我二人要到前面去，你快將後來五人來歷形貌說出，我二人走後，少時自有人來解救，萬芳心料方才那位異人，必還未走，二賊來歷深淺，都不知道，殺放兩難，心想把話問完，自己一走，該殺該放，異人必有處置，話剛說完，瘦賊原是仰臥地上，剛答照此說法，令師不曾回來麼，忽又驚道，二位留意，身後有人，兩路掩來，二人聽他聲低而急，同時，又聽身後竹林中，竹枝微响，忙卽分頭戒備，回身查看，果有三個賊黨，一左兩右，分路繞來，也似被人點了穴道，泥塑木雕，立在當地，兩個手中，還拿着暗器，作出待發之勢，另一個身材高大，貌相猙獰，手拿一把明晃晃的板刀，看神氣似由後面掩來暗算，被人點倒，因人高大，將頭上竹枝，撞了一下，正要用前法，放倒一個，解醒喝問，忽聽身旁低語道，這是把守廟牆的三個惡賊，比先點二賊，可惡得多，你二人年幼粗心，前面還有一賊，已能開口，你們不想主意，便走過來，如是伍賊手下賊黨，豈不驚動，下次不可這樣疏忽，後來五賊，多是道裝，祇有一個和尚，另

一少年，左耳缺了半邊，極容易認，你們不可仗着兵器，輕敵上前，我此時不肯相見，另有原因，不久便見花明大師，與之商計，再等半年，萬芳可往臥眉峯，去尋姜飛，同練武功，助他和沈鴻，殺那兩家惡霸，報仇除害了，可乘前面無人防守，快些越牆而過，到了廟外，再由左面無人之處，走往會場，你們最好注意那最年輕的一個女賊，能不與別人動手最好，林中五賊，由我發落便了，二人聽那語聲，口音又變，不是湘音，比前稍大，似在側面竹樹後面，相去有好幾丈，字字真切，十分清楚，忙卽拜謝指教，再問姓名不答，祇得照着所說，往前趕去，經過原處一看，就這轉眼之間，地上兩賊，已不知去向，料知異人，不止一位，還有同伴，先點二賊，已被解開，帶往一旁，動作如此神速，好生敬佩，稱奇不已，因聽異人，知道自己姓名來歷，口氣親切，想起各位師長，常在江湖走動，南北各省的話，俱都會說，又不肯見面，均疑以前見過，萬芳聰明喜事，覺出對方本領，不在俠尼花明之下，急欲看他形貌，拉了姜飛一把，故意笑說，這位老前輩，不願見人，我們不要多看，快些出去，免被賊黨看破，等到走近廟前，前面恰有一個種有花木的土堆，一同縱上，冷不防回身一看，來路竹林之中，走出三人，兩個是那先點倒的賊黨，另一人身材瘦小，鬚鬚甚長，業已走往對面樹林之中，祇看到一點側面背影，以前并未見過，二賊不曾追來，也未驚動同黨，料已降服。另一



老人，必是方才異人之一，似未看見自己，二人以前均未見過，不知是何來歷，等由土堆，越牆而過，到了外面一看，廣場上火把通明，前見那幾對人，仍在惡鬥，內中果有三個形態滑稽的小告化子，老賊伍喜，正和商氏弟兄，互相問答，交代過節，看神氣也快動手，自己恰巧趕上，且喜地勢偏僻，雙方人都到齊，正在緊張頭上，無人留意，初意想由蘆棚後面繞過，後見賊黨，無人看出，便借大樹掩身，先把各人兵器藏在身後，率性順着大路，往場上繞去，相隔約有三四丈，忽被賊黨發現，見有兩個未成年的少女幼童，突然出現，說笑走來，內中一賊，久經大敵，頗有識見，知這一面，共有三處守望接客的人，自從方才被兩小人圍來，挫了銳氣，戒備越嚴，祇一見人，不論敵友，先發信號，事前并無動靜，覺着奇怪，正要迎上前去，探詢來意，那和啞巴動手的賊黨，先比拳脚，吃了點虧，覺着敵人，硬功極高，兩膀堅如鋼鐵，稍爲用力一擋，便吃不住，一時情急，拔出刀來，一面喝令啞巴，快取兵器，啞巴先是不理，等到用刀斫去，啞巴忽將腰間草繩，解下迎敵，先以爲一條草繩，一刀便可斬斷，不料那東西，看去祇比尋常草繩略粗，并無奇處，等到揮動起來，竟比兵器，還要利害，啞巴身法，又極靈巧，縱躍如飛，明已佔了上風，不知何故，邊打邊往東北角大路一面無人之處引退，快離廣場邊界，忽又縱回，攔住那賊退路，揮動草鞭，上下亂打，手法比前更緊，逼得那

賊，氣喘吁吁，祇有招架之功，更無回手之力，那條草繩，不知怎的，刀斬不斷，和軟鞭一樣，逢硬就轉灣，微一疏忽，背上捱了一下，當時開花，連皮肉帶衣服，全被打成粉碎，那賊名叫小金剛金祿，初次吃到這樣大虧，覺着奇痛攻心，忍不住一聲驚號，縱起便逃，廣場那面，已被敵人遮斷，便朝萬姜二人這面逃來，賊徒雙頭蝎任晃，在老賊門人中，武功最高，同來二賊黨，一名神手彭彪，一名飛天野馬于得功，又是潼關路上，有名大盜，性情凶暴，本就沒把萬姜二人，看在眼裏，不是任晃，暗中攔阻，早已搶上前去，一見金祿受傷，敵人縱身追撲過來，首先激怒，大喝一聲，剛搶上去，任晃和金祿，同門死黨，又是兩郎舅，早就看出小啞巴利害，無奈對方，是個幼童，人又格外生得瘦小，看去不過十二三歲，金祿生相凶猛，不便上前相助，又正奉命，同了彭子二賊，在正面大道一邊戒備，守望敵人來路，查看動靜，萬姜二人，老賊法令素嚴，不敢違背，細看敵人，雖然身手輕快，金祿本領頗高，還能打個平手，不知敵人，早得高人指點，深知這些惡賊來歷，人又滑稽疾惡，想將敵人誘開，不曾施展全力，以爲金祿，一身軟硬功夫，雖因貪淫好色，氣功稍差，仗着力大身強，尙無他慮，又見萬姜二人，突然出現，便迎上來，沒想到轉眼之間，形勢忽變，戰場地而廣大，路旁一帶，又有好些散列的大樹，敵我雙方，剛剛交代完畢，正在派人出場，老賊和手下徒黨，均知

當夜死活存亡之局，全付心神，注定對面敵人，對這三個小人，因有專人迎敵，又是分成三起拚鬥，領頭矮胖癩痢，又陰又壞，說話刻薄，上來便拿話把人僵住，說得非常刻薄，打不一會，便說，我們祇想吃白食，無奈狗強盜小氣，太不開眼，反正鼠竊狗偷，強搶硬奪來的東西，還捨不得請客，實在可恨，我們三弟兄，向不欺人，也不受人欺，狗強盜雖然瞎了眼睛，我們總算擾了人家一頓，不能再就擱他們去見閻王報到的時辰，更不好意思妨礙人家殺賊，再佔這當中法場，還是各顧各，躲向一旁，逗這狗強盜開心，就便看人家活殺強盜，用什手法，這是真刀真槍，豈不比看野台戲，還要熱鬧，說完，三小人便各引了敵人，打往一旁，越打越遠，不料竟是鬼計，任晃又看出啞巴所用兵器，并非真個草繩，料知利害，彭子二人，未必能是敵手，一時情急，自恃輕功甚高，本領比金祿，要強得多，雙手連珠彈，百發百中，大喝彭子二見，可代我去問那兩小朋友的來歷，請其入坐，不要兩打一，待我殺這小賊，金師弟也各退下，話未說完，揚手先是三粒鐵彈，朝啞巴打去。

### 三 奇俠小癩痢與小啞巴

這時金祿，被啞巴一鞭，打得皮開肉綻，幾乎筋斷骨折，自知不敵，忘命一般，向

前縱逃，彭于二賊，一持鋼刀，一持鐵抓，剛剛厲聲大喝，同時搶上，雙方已快接觸，萬姜二人，也正走來，三方面成了品字形，相隔都不甚遠，姜飛一見前面，來了三賊，正告萬芳留意，一面手握腰間新折好的如意鎖心輪，暗中戒備，忽見一個賊黨，被一瘦小花子，追殺過來，內兩賊黨怒吼，轉身追去，另一中年賊黨，口中發話，手摸腰間，知用暗器暗算，越發激動義憤，忙將鎖心輪，由身後取出，一抖便直，也未開口，便縱將過去，任兇原因敵人利害，又見當地無人，意欲先下手為強，冷不防連人帶暗器，一同發難，乘着彭于二賊，縱身迎敵，啞巴驟出不意之際，用連珠彈，將其打傷，擒往一旁，拷問來歷，那三粒鐵彈，一前兩後，分朝啞巴打去，剛發出手，猛覺寒光一閃，一股急風，帶着一條人影，由側面飛撲過來，鏗鏘兩聲，第一粒鐵彈，發將出去，不會落地，也未看出打中沒有，二三兩彈，已被那團寒光，打飛老遠，不禁大驚，知來敵人，慌不迭縱身退避，目光到處，剛看出是新來的幼童，手中拿着一柄奇怪兵刃，未容喝問，又是一條人影，急如飄風，飛將過來，手中兩件兵器，寒光映月，閃閃生輝，認出那是老淫賊燕雙飛的判官筆，和三截鈎連槍，便知敵人來歷，又驚又怒，剛要喝問，忽聽頭上哇哇連聲，一條小人影，已隨聲飛落，手指萬姜二人，連揮帶比，一面揚鞭就打，萬姜二人，才看出小告化，是個啞巴，見他情急之狀，好似不要自己多管，同時，

又聽怒吼之聲，另兩賊黨，正追殺過來，剛剛分頭敵住，六個人做了三對，就在廟前路之上，打將起來，剛打了兩三個照面，忽又聽有一怪聲怪氣的童音，喝道：這兩賊，不是你們對手，和我三師弟打的一個狗賊，名叫任晃，乃老賊二個賊徒。比較有點門道，我這三師弟，脾氣古怪，遇見對頭，向例自己動手，不願別人管他閒帳，他又是個啞巴，不會說話，你們殺賊之後，不要出手，免他着急，二人一看，幾乎笑出聲來，原來啞巴雖然生得瘦小，貌相清秀，祇衣服不稱身，腰間草繩，再一取下，越顯肥大，縱起來，被風一吹，活似一個大氣泡，當中裏有一小人，縱前跳後，上下飛舞，手中草鞭，呼呼亂响，看去還不可笑，發話那人，也是一個花子打扮的幼童，滿頭癩痢，生得又矮又胖，頭圓如瓜，上面稀落落生着幾叢短髮，根根倒立，形貌已極可笑，又穿着一件小衣服，上身綳緊，想似對敵用力，後面脊梁，迸裂了一條大口，下面一條肥大短褲，祇齊小腹，連肚臍眼，也露在外頭，脚底草鞋，祇剩一隻，走起路來，梯他梯他的，動作却是快極，手中拿着一根斷槍，好似對敵時搶來，另一手拿着一柄又破又大的芭蕉扇，無論對敵說話，都是搖頭晃腦，引人發笑。敵人却是一身華美的緊身短裝，手持一根鐵棍，生得又高又大，相形之下，強弱大小，均不相稱，打法尤為特別，最奇是，那破芭蕉扇，乍看上去，并無用處，隨便被敵人一掃中一點，便成粉碎，小癩痢拿

在手中，却成了利器。非但敵人鐵棍，打他不中，并還吃了他許多的虧。比那半段槍桿，還難對付，祇一擡動之間，便被逼得後退，一個閃避不及，被他擡上一下，便現手忙脚亂，可是小癩痢，并不常用，非要雙方隔近，突出不意，方始擡他一下，身法特別靈巧，明見賊黨，兵器打到，萬難閃避，不知怎的，相差祇一分寸之間，也未見怎縱跳，便被錯過，休說是人，便那半段槍桿，一柄破屨，也一點不會掃中，人和粘在賊黨身上一樣，如影隨形，時進時退，滴溜溜滿地亂轉，偶然閃避，縱得也不高遠，可是賊黨必定撲空，錯開老遠，未等回身，小癩痢已回身趕上，專用斷槍，去統那賊的屁股，就這晃眼之間，已被統了兩次，看去并不甚重，彷彿有心戲弄，專一借用敵人猛勁，使其吃虧上當，或是就勢反擊，偶然敵人怒極發威，撲得太猛，雙方相對錯過，小癩痢立時就此歇息，也不追趕。半蹲地上，用那柄破芭蕉扇，朝褲襠裏大搨，搖頭晃腦，哈哈大笑，說上兩句氣人的便宜話，等敵人反身回撲，祇一閃一轉，又滴溜溜到了敵人身後，再用前法，連搨帶說，似這樣，接連幾次過去，重又再打。妙在那等巧法，無論賊黨來勢，多麼凶猛，准是錯肩而過，雙方相隔，至多尺許，賊黨鐵棍，又粗又長，人更高大，偏是撈摸不着，有時不及用棍，伸手去抓，也是無用，不用手還好，這一伸手，不是多吃點虧，被短槍在腿臂上，打一下，便被扇子，朝頭上一搨，彷彿比那槍桿打

中，還要難受，最後一次，胖癩痢手伸地上，拿起一物，等敵人回身撲來，伸手要抓，乘機遞過，那賊一把抓空，覺着手上，撈到一樣東西，忙中低頭，見是一片兩寸大小的石片，上面挑着一團狗屎，再看敵人，正笑得亂迸，并問狗強盜，味道可好，那賊早就暴跳如雷，無計可施，聞言自更激怒，怒吼一聲，惡狠狠猛舉鐵棍，橫掃過去，萬姜二人，越看越好笑，萬芳更是笑不可忍，連和敵人動手，都無心思，正在連聲喝采，并問小癩痢，朋友貴姓，師長是那一位，彭子二賊，不知敵人年幼，童心太盛，覺着這兩個小告化，形態滑稽，本領驚人，看了好玩，無心對敵，祇是隨意招架，未用全力，又見萬芳，生得美貌，于得功首先妄想生擒，剛喊得一聲小乖乖，快些停手，跟我回去，那旁姜飛，比較謹慎，雖也隨同偷看兩眼，心中好笑，手法并未鬆懈，偶一側顧，萬芳邊打邊笑，口中說話，雖無敗意，手法業已散漫，又見敵人，一雙賊眼，注定在萬芳身上，也未施展殺手，滿臉詭笑，神色不正，不禁有氣，恰巧身邊寶劍，沒有拔出，空着左手，正要取出暗器，打那賊黨，一面口喝，二姊，你將狗賊殺死再看，不是一樣，忽聽哇哇急叫，猛瞥見兩道寒星，由斜刺裏飛來，忙用鎖心輪，往外一擊，那兩粒鐵彈，原是任晃，因被啞巴，逼得手忙腳亂，仗着輕功尚高，冷不防抽空縱起，回手就是一串連珠彈，啞巴并未打中，却朝姜飛面前飛來，被鎖心輪，用力一擊，立時橫飛出去，恰

巧萬芳，聽敵人口出不遜，不禁大怒，又聽姜飛急呼，殺賊再看熱鬧，猛想起與賊動手之時，如何這等大意，忙將手中鈎連槍一緊，照准敵人刺去，于得功話未說完，瞥見敵人，面色一沈，更不再笑，手法忽然大變，那三截鈎連槍，宛如一條銀電亂閃，靈蛇吐信也似，急如風雨，手中鋼刀，竟招架不住，這才知道利害，心方一驚，敵人的槍，又金鷄亂點頭，刺將過來，方才用刀去擋，吃過大虧，幾乎受傷，不敢硬敵，忙往側面縱去，被姜飛無意之中，用鎖心輪，照准那兩粒鐵彈一擊，橫飛過來，比任晃來勢，更是又猛又急，相隔又祇丈許，人還不曾落地，連影子都未看出，便被一彈打中，透腦而入，當時怒吼一聲，凌空翻跌，死在地上，另一彈由彭彪耳旁擦過，心方一驚，姜飛鏢已取在手內，百忙中，瞥見和萬芳動手的賊，跌翻地上，還不知是無意中，被鐵彈打死，立時乘機兩鏢，連朝敵人打去，彭彪微一疏神，瞥見敵人揚手，知有暗器發出，還想縱避，無奈來勢太急，相隔更近，第一鏢打中肩頭，負痛心慌，還未立穩，剛怒吼得一聲，第二鏢連珠飛到，由口裏打進，深嵌後頸，門牙也被打得粉碎，本就難免一死，姜飛再就勢縱上前去，迎面一輪，打翻在地，萬芳正追過來，見二賊已死，再看另外二賊，一個暗器，剛剛發完，啞巴正追縱過來，那賊似想往廣場那面，縱身逃去，口方呼哨求援，猛力縱起，啞巴縱得比他，更快更遠，由後趕上，相隔還有丈許，那賊知逃不



脫，待要回身一拚，不料啞巴，防他逃走，已先凌空縱起，一躍兩三丈高遠，竟由那賊頭上越過，那賊正在驚慌回顧，忽聽頭上風生，未及用刀去擋，啞巴忽然雙手齊揮，二人祇見啞巴，反手一鞭，打向那賊背上，祇慘號得半聲，人便倒地不動，也未看出怎麼死的，因見啞巴，本領真高，料是高人門下，惺惺相惜，忙即趕上，方想，此賊武功頗好，這一鞭打在後肩背上，并非要害，如何死得這快，啞巴已回身走來，口中哇哇，手指地上，連比帶叫，又指廣場那面，似要二人留意，低頭一看，死賊腦門，打穿一洞，腦漿連血，正往外湧出，原來啞巴追賊時，一見對面，來了賊黨，剛縱上前，枯樹盤根，一鞭掃去，將逃賊金祿，抖倒在地，上去一脚踢死，彭千二賊，已趕到面前，正要迎敵，又有寒星，迎面飛來，剛伸手接住，未等反擊，後面兩粒鐵彈，已被姜飛打落，看出賊黨暗算，心中有氣，不顧和面前二賊動手。凌空一躍兩三丈，先朝任晃撲去，一面連打手式，令萬姜二人，去敵後面兩賊，因知任晃，是老賊伍喜，得意門人，爲惡甚多，不在金祿之下，立意親手殺他，并使多吃苦頭，後見任晃武功，比金祿裏強得多，所發暗器，又快又准，惟恐多延時候，方始變計，等敵人發完鐵彈，便以全力進攻，先接那粒鐵彈，始終拿在手上，不曾發出，等由任晃頭上越過，乘機打下，正中命門，自無生理，萬姜二人，見他一比，一看死賊，才知是被所接鐵彈打中，小小年紀，這好武

功，好生驚佩，連問令師何人，老兄貴姓，啞巴祇是哇哇亂叫，手指前面，剛想起對方不會說話，如何能問得出。忽聽廣場那面，金鐵交鳴，和雙方喝罵之聲，似已打到急處，又聽身旁笑罵，狗強盜，乖乖跪下等死，便宜得多，你連我都打不過，還要胡思亂想，暗發冷箭，豈非作夢，側臉一看，小癩痢業已變了手法，用半條槍桿，把敵人逼得手忙腳亂，空自怒吼如狂，毫無用處，小癩痢邊打邊說，狗強盜偏不聽我好話，你在山裏道上，殺人太多，我殺你容易，一則不願便宜了你，多少也要讓你死前，吃點苦頭，多着點急，二則，人家方才給我叫好助威，也應請他們，看你現世，稍爲開心，如今他們已將那三個狗賊殺死，你也快回老家，去向閻王報到了，說時，手中槍桿，上下翻飛，稍一得空，便朝那賊身上統去，看去手法，比前較重，那賊好似痛癢難禁，已不敢和他硬敵，手中鐵棍，祇管舞了一個風雨不透，無奈敵人，手法巧妙，無論如何閃避縱躍，都是如影隨形，也未見他怎麼縱跳，時上時下，時左時右，圍着那賊，前後亂轉，祇一出手，決不虛發，那賊早被開了一個頭昏眼花，氣喘吁流，打是打不過，逃又逃不脫，被那槍桿點到之處，不是極痛，便是極癢，再不，又酸又麻，不知用什麼手法，點的地方，又都那麼特別難受。始而暴跳如雷，後來實在苦痛難當，力盡筋疲，喘吁吁喊道，你這小賊告化，那裏來的，我已打你不過，是好的，和你回到前面，由我兄弟和

你，一分高下如何？癩痢笑罵道，放你狗屁，方才我和那淫賊，打得好，你逞強出頭，如今妄想逃命，豈非作夢，實不相瞞，你們幾個狗賊，今夜惡貫滿盈，一個也休想逃命，萬姜二人，正在留意小癩痢的身法手法，是何門道，如此奇特。因人矮胖，難得見他縱跳，拖着一隻鞋皮，滿地亂轉，敵人無論縱往何方，均被攔住，出手極準，敵人武功，并不算弱，休說打他，連兵器也難得碰到，偶然槍桿和鐵棍招架，也無多大聲音，彷彿稍爲一挨，便即過去，動作之間，巧妙已極，恰到好處，差一點都辦不到，正看得有興頭上，小啞巴坐在身旁草地上，并不上前相助，忽然哇哇兩聲，那賊早已啼笑皆非，妄想拚命，最後竟打算硬拚，故意賣一破綻，任憑敵人進攻，冷不防一聲怒吼，用足全力，手舉鐵棍，橫掃過去，二人看出那賊，棍重力猛，小癩痢正用槍桿，點他前胸，相隔甚近，料這一棍，至多兩敗俱傷，決難閃避，方失聲驚呼，噫呀二字，還未出口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小癩痢忽然滴溜溜一轉，便由敵人下手，到了對方身後，看去彷彿粘在鐵棍上面，被對方隨手掠將出去，祇是身法一點不亂，自然已極，剛不禁脫口喊了一個好字。那賊一棍掃空，反被敵人轉身時，在腰間用扇柄，點了一下，又酸又癢，差一點笑出聲來，萬分情急之下，早就防到敵人。有此一來，更不怠慢，惡狠狠咬牙齒，單腳着地，轉風車一般，就勢旋轉，連人橫掃過去，這一棍比前更急，那賊非但力

大，功夫也頗堅實，一棍打空，居然還能就勢加勁，旋身橫掃過去，雖是情急拚命，出此下策，祇願傷敵，不過本身，能够這樣隨機應變，在餘力將完之時，反到就勢發揮，接續加勁，勢更猛急，也非容易，眼看小癩痢，好似不曾防備，棍離人身，祇得尺許，那賊身已回轉，無論如何快法，也非打中不可，小巴啞恰在此時，又哇哇兩聲，二人方才失聲一呼，恐人笑他，大驚小怪，話到口邊，瞥見啞巴，神態如常，重又忍住，心方一緊，不料這次更快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祇見小癩痢，身子往下一矮，人似撲到地上，彷彿被棍打倒，但那鐵棍，已碎的一聲，由他頭上，急掃過去，也未看清是否打中，棍已避開，怎又撲倒地上，忽聽一聲曉得，用不着三弟大驚小怪，我先打發這大個子狗強盜，歸西再說，頭一句話，二人剛聽到曉得二字，小癩痢身子一拱，人已起立，同時一條長大人影，已隨手飛起，叭的一聲，隨同小癩痢芭蕉扇一揮，用跌地上，再看小癩痢，拖着一隻鞋皮，邊說邊往前走，手中還揮着扇子，好似熱極，神態甚是從容，原來胖癩痢，先將頭一低，避開鐵棍，就勢撲向地上，將右手槍桿丟掉，就勢單手抓着那賊腿腕，身子一挺，那賊便立脚不穩，被他抓着一條腿，甩將出去，跌出丈許遠近，倒地不起，那賊手中鐵棍，還說用力太猛，一下打空，收不回來，這樣高大一個人，竟被他隨手抓住一腿，甩將出去，單這神力，已是驚人。休說姜飛，連萬芳也是佩服萬分，正

要趕過，胖癩痢忽然回臉笑道，這大個子，真沒有用，稍爲用點力，便斷了氣，我向例不打死狗，真個便宜了他，跟着，又聽一幼童，接口道，這狗強盜，明是大哥，把他氣死，你還說呢，二人也剛趕到，聞聲回顧，原來路旁樹下，不知何時，多了一人，也是一個未成年的幼童，但是人頗清秀，所穿一身補了巴的破舊衣服，也頗乾淨稱身，比癩痢啞巴，高出一頭，像個十五六歲的少年，却叫癩痢大哥。料是賊黨所說，二小花子之一，忙卽上前請教，啞巴又在哇哇連叫，癩痢笑道，我曉得了，老三就是這樣急法，隨對萬姜二人道，你們二位，果然不錯，我三人暫時沒有名字，祇我二弟，一人姓佟，以後見面，叫我小癩痢，叫他小佟，叫我三弟小啞巴，包我三人，聽了喜歡，決不會怪你們話不好聽，今夜賊黨人多，內有幾個，也頗討厭，方才狗賊，鬼叫狼嗥，賊黨必被驚動，轉眼就來，我三人奉有師命，還想在辦事以前，拿這些狗強盜試手，無暇多談，賊黨轉眼就到，最好快走，并非怕他，前面去看，熱鬧得多，萬姜二人，見那三人，邊說邊走，啞巴草繩，業已束在腰間，癩痢持扇連揮，好似熱極，斷槍業已拋棄，并未帶什兵刃，連催快走，姓佟少年，較有禮貌，微笑點頭，也未開口，祇癩痢一人說話，均想到了前面，再問他的師長名姓，不捨走開，便趕上去，姜飛因見那賊，倒地不起，這三小弟兄，并未理睬，恐其急怒攻心，氣昏過去，少時還要醒轉，意欲回看，姓佟的少年

笑道，姜兄算被大哥瞞過，那賊已被他抖斷氣脈，不會活了，聽說姜兄，孝友義氣，果然不差，武功雖還不到火候，已得師門真傳，難得數日之內，竟將花師叔如意鎖心輪學會，此去老河口，見了賈二師叔，往臥眉峯，學上些時，照你這樣聰明用功，祇一兩年，足可出道了，萬姜二人，見少年穿得雖極破舊，二目神光足滿，隱蘊英威，人也文秀安詳，再聽這等稱呼，料知師門至交，越想親近，同聲笑問：「佟師兄，師長是那一位，還有大師兄，歡喜取笑，方才那樣稱呼，太不像話，到底這兩位師兄，貴姓大名，是那兩個字，均望明言，以免失禮，少年還未及答，癩痢已回頭低喝道：「二弟少說廢話，我最不喜人文縷縷的，祇要真心交友，有什失禮，我和三弟，一個癩痢一個啞巴，非莫非就不是人，再要囉嗦，不和你們交朋友了，啞巴也在旁邊，哇哇不已，微笑點頭，知這兩人，都是古怪皮氣，又聽來路身後，咒罵之聲，五人也同走到靠近客棚一面的大樹之下，探頭往外一看，約有十來個賊黨，剛剛趕到，發現死賊，互相驚呼咒罵，廟中也有兩賊趕出，相隔頗遠，并未看出敵人，逃往何方，內有四賊，正在東張西望，順路查探過來，姜飛笑說，敵人來了，如被看破，可要迎敵，癩痢笑說，你跟我走，他決尋不到，我們前面，熱鬧得多，這幾個都是外來幫凶的毛賊，祇有兩個是老賊的徒弟，本領有限，和他動手，沒什意思，少年笑問，大哥今日出氣了吧，癩痢把兩隻大眼一翻，

方答，差得遠呢，照着前夜所見，老賊師徒那樣淫凶萬惡，真想全數殺死，才稱心呢，忽聽左側大樹上，有人接口道，胡說八道，你三個有多大本領，這樣驕敵，方才不是有人故意把賊黨絆住，內中兩個會劍術的強敵，又被四師叔他們止住，你們准打得過人家麼，小癩痢專一領頭生事，就是敵人萬惡，也不應做得太過，下次再要這樣，我告訴你師父，許你在外走動才怪，癩痢聞言慌道，師伯再饒我一次，千萬不要告訴師父，下次不敢了，那人笑道，你們還不快走，口裏所說的話，不可忘記，萬芳姜飛，也要照我所說行事，你們功力尚淺，不可多樹強敵，暫時祇作旁觀，能不動手才好呢，說時，二人早聽出那人語聲，與方才竹林中，二次所聞，口音相同，剛低呼一聲老前輩，想要過去，被少年搶前擋住，將手微搖，不令過去，後來聽出那人，口音微變，帶有湘音，定睛一看，那是一株大松樹，偏在側面，樹身甚高，枝葉繁茂，月光又被另一大樹遮住，看不出人在何處，業已走過，姜飛還想回看，被少年拉了一把，低聲說道，這位老人家，此時不願見人，聽他口氣，對你二位甚好，將來必能見到，你如弄巧窺探，他不高興，以後見面就難了，萬姜二人聞言，祇得隨同前進，不再回看，又走不遠，便繞到側面蘆棚左近，同時望見林外，敵我雙方，惡鬥方酣，有好幾個受傷的賊黨，剛被搭走，商氏弟兄這面，也有兩人，受傷退回，側面蘆棚前面，還有一列樹林，五人由林內

繞來，賊黨均聚在對面，雖有數賊，立在當中，假作旁觀，暗中戒備，防有後來敵人趕到，或是有什變故，但因五人，步法輕巧，仗着大樹隱身，廣場中心，打得正急，賊黨目光，多被吸住，無一警覺，因奉異人之命，不令出手，又見新相識的三小弟兄，那高本領，都不敢強，料定那人，行輩必尊，本領更是驚人，不敢冒失，再一回顧，自己這面，商氏弟兄帶來的人，出場最多，連商仁也在場上，與一手持雙刀鋸的賊黨對敵，正殺得難解難分，女俠段無雙，李玉紅，和鐵蜈蚣勞康，均坐棚前觀戰，李玉紅剛剛立起，脫下披風，大有出手之意。萬姜二人，均想見了三人再說，又見癩痢等三人，同路走來，也似去往蘆棚中間，各喊了一聲，三位師兄，我們同坐一起，先看熱鬧，再作打算吧，癩痢笑說，你們先走，我三人自會過去，二人本來還想陪了同去，段無雙瞥見愛女，同了未來的愛婿，還有方才三個小告化，一同走來，沈鴻萬英，却未見到，心中驚喜，忙即招手，萬芳一見母親招手，玉紅見了五人，重又坐下，也在伸手連招，忙喊，二弟快走，姜飛自然跟去，祇顧前行，快要到達，想起後面三人，回頭一看，已全不知去向，料已中途避去，到了棚內，李玉紅，首先拉着萬芳的手，笑問，你們怎會與這三個小怪物認得，那小癩痢，更是討厭，引得我和小鸞，肚皮都笑痛了，



#### 四 鐵蜈蚣怒發七禽掌

萬芳便把前事經過，以及巧遇異人，傳授槍法，連殺賊黨，湯八和女俠龍靈玉，萬英，沈鴻，分別埋伏老龍坡危崖上下，尙在等敵入網之事，一一說了，玉紅見二人，小年紀，這等胆勇，好生誇獎，笑說：賊黨能手太多，商氏弟兄，雖約有不少得力幫手，還是相形見絀，初上場時，老賊想試這面強弱，又見渭南雙俠，不會露面，好手均未上場，剛剛得勝，傷了幾個賊黨，跟着，老賊變計，派出強敵，不是我們的人相助，商氏弟兄，幾乎大敗，如今對面湖口六女賊，業已準備出手，小鸞勾十一他們，恐非其敵，我須去往前面，將那最利害的一個引開，以防雙方動手，有言在先，中途不便換人，今夜強敵太多，你二人雖奉異人之命，留神湖口六女中的白玫瑰柴采春，到底年輕，全仗手中兵器取勝，功力不够，照我觀查，我們這面，暗中還有好些高人，決不致於爲賊所敗，能不出去最好，說罷，往外趕去，萬姜二人，分朝段無雙勞康，探問方才所見三小弟兄的來歷，段無雙說，我先看出幾分，因未交談，現在還拿他不准，如是我所料的人，那太好了，勞康接口笑道，方才我也這樣想法，現聽姪女，和姜飛一說，弟妹料得一點不差，這三個小人的師長，定是昔年我所遇棘老前輩無疑了，但是年紀不該這

小，莫非是他老人家的徒孫不成，既是這位老人家，他對姪女姜飛，口氣又好，我們便無須顧忌了，萬姜二人，因異人暫時不令出手，急於想知那人姓名來歷，連雙方惡鬥，也無心看，重又探詢，勞康笑說，你兩姊弟，先不要問，這位前輩異人，動作如神，本領之高，不可思議，使他手下門人，也都量才傳授，按照各人天賦，發揮他的本能，并無一定成法，方才三小弟兄動手時，也各有各的妙用，啞巴身法，最是輕靈，人也生得瘦小，小癩痢因人生得矮胖，輕功雖也頗好，但他并不施展，全憑心眼手，連成一體，注定敵人來勢，招架回擊，祇管身體蠢重。因其長於取巧，手疾眼快，以靜制動，相去雖祇尺寸之間，敵人一點也傷他不了，他却和粘在敵人身上一樣，往來轉側，抽空回擊，手無虛發，敵人無論多麼力大勢猛，都被他用鉤，綳，粘，送，師傅四字心法解去，敵人越用殺手，越吃他虧，燈月光中，彷彿一個人球，在敵人身前身後，圍繞滾轉，形態那麼滑稽，話又說得巧妙尖酸，對面那多賊黨，竟拿他無可奈何，他們年紀又小，衆目之下，其勢不能倚勢行凶，刀槍并舉，夾攻三個赤手空拳的小娃，彼時真把人笑得肚痛，後來賊黨，連有數人吃虧，羞惱成怒，剛想以多爲勝，你李師叔，和廖小鸞，首先激動義憤，剛一上場，勾十一同了新山別處趕來的幾位老友，也紛紛出場，老賊情虛，看出今夜，兇頭不妙，還想多挨些時，等賊黨到齊，再行交手，出頭阻止，李

師叔一想也好，已將我們的人喊住，三小弟兄偏不肯聽，說他是局外人，因狗強盜，欺他人小，仗勢行凶，心中有氣，說什麼也要宰幾個賊頭才罷，他三人原是空手，後來賊黨，打他不過，相繼拔刀行凶，三人一個搶了剛折斷的半枝殘槍，一個始終空手，連兵器也未用，祇啞巴把腰間草繩解下，當兵器用，不多一會，各把敵人引遠，老賊伍喜，也率衆趕到，雙方正在交代，三小弟兄，有心誘敵，對面三賊，又都不弱，因此無人留意，後來場外大路上，賊黨怒吼，連打呼哨，內有數賊，聞聲趕去，不料被一白衣人攔住，雙方似在爭論，離此頗遠，聽不甚真，忽然動起手來，賊黨望見，又派了八九人趕去，快要到達，白衣人忽將面前兩賊打倒，往外跑去，一閃不見，我最留心，看出那人，年紀不小，武功已到上乘境界，再多一些賊黨，也非他的對手，故意退走，必有用意，賊黨追去不久，你們五人，便繞路回來，先料那長鬚老人，是三小弟兄師長，與你母親所料那人，形貌不同，所以拿他不準，後聽你們一說，才知非他不可，別人也無此本領，但他老人家，此時不願說出姓名，當有用意，既對你姊弟看重，早晚見面，由他自說，要好得多，否則，這類前輩高人，業已隱跡多年，不是事關重大，不會出頭，你們暫時不能得他傳授，知道姓名來歷之後，一個無意走口，遇見他的對頭，反要吃虧，不要問吧，姜飛又問，大伯既說白鬚老人，與所料老前輩，形貌不同，我和二姊竹

林遇那位老前輩的形貌，却是與他相同，彼此所見，明是一人，如何又說料中的話，勞康低語道，這位老前輩，隱迹風塵，形貌常時變易，方才你說那人，口帶湘音，後又變過，這還不足爲憑，聽他師徒口氣，和後來樹上那人所說的話，還有小癩痢所用一把破芭蕉扇，方才不曾見用，忽然多了出來，敵人那樣凶猛，竟會怕那扇子，你雖不會看出他的妙用，我却想起昔年所見這柄芭蕉扇，正是他老人家的標記，不過小癩痢功夫，還不到家，祇能用他取巧驚敵，還不能制敵死命罷了，如今場上，打得正急，對面強敵，紛紛出場，蘆棚後面，還有人要繞進來，不知是敵是友，我們也許就要出場，你們留意前後兩面，不要說話分神了，蘆棚搭在一列土坡之上，四面皆空，後面地勢更低，還有不少草樹，前面場上，打得正急，因是事前講好，一對一量力出場，非要見過勝敗，不能換人，也不許第三人相助，爲了賊黨的人，多出兩三倍，這面出場的人，全被接住，湖口六女，祇有兩人出場，一個年紀最老的，和李玉紅做了一對，一個和廖小鸞，早就動手，打了一個難解難分，餘者均作旁觀，商氏弟兄這面的人，因來敵太強，能佔上風的，還不到一半，餘者都成苦戰，大有不支之勢，商仁早已出場，本向老賊伍喜討戰，被一手持雙刀鏢的惡賊，搶前敵住，打了些時，未分勝敗，商義同了幾個徒黨，正在棚內，照料傷人，田通，洪景，姚小泉，已全出戰，大片廣場上，動手的人，共有三

四十起，喊殺連天，熱鬧非常，萬姜二人，因聽勞康說，棚後有人，心中一動，互相使一眼色，假裝去往側面，看商義等照料受傷的人，掩將過去，商義早聽勞康說起萬氏兄妹本領，姜飛又曾見過，方才業已招呼，因忙着醫傷，又見兩小姊弟，正向大人密語，沒有過來，一見二人走近，正要接待，姜飛暗中一打手式，一握鎖心輪，便往棚後縱去，萬芳跟踪縱到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後棚土坡下，果有三四條人影，在樹林中一閃，剛分頭走開，定睛一看，內中一個，忽然回身，把手一揮，樹陰暗影之中，看不真切，方覺那人，形貌打扮，好似六師叔杜德，心中驚喜，想要追去，商氏見狀，料有事故，也追了過來，一看便明白了幾分，忙請二人回來，悄說：這幾位必是我們自己人，內中一位，還在搖手，看那去處，必有用意，敵人耳目甚多，我們到底人少，方才聽說，還有幾個崆峒派在內，尚未出場，我弟兄一個不巧，便是身敗名裂，雖仗各位老少男女英雄相助，到底可慮，就是靠了諸位之力，微倖得勝，愚弟兄請來的人，也必不免傷亡，爲了老賊凶險，徒黨甚多，先沒想到他會勾結這多能手，連湖口六女約來，并還輾轉請託，把崆峒派幾位殺星引出，內中還有一位崑崙派中能手，此仇一結，永無寧日，我弟兄約人，本來不多，除却久共心腹的多年生死之交，下餘十多位，多半洗手歸隱，在家納福。爲了我弟兄的事，仗義相助，萬一傷亡，問心如何得安，大哥親出，想尋老賊拚

命，也由於此，如今敵人勢強，鐵老前輩和段老女俠，均有專注的強敵，不到時機，不能出戰，渭南雙俠，來了也好，黃昏前還有人見他弟兄，在附近現了一現，不知怎的，由此不見。我雖料定老賊，今日惡貫滿盈，好些老前輩高人，均想就此爲民除害，結果必勝，照眼前形勢，我弟兄這面，却是凶多吉少，二位小俠，方才由廟中掩來，又和那三位小異人一起，這樣高興，必有喜音，能否明言相告麼，二人年輕好高，知道商氏弟兄，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，相待如此謙恭，又聽勞康說他弟兄，平日爲人頗好，比別的綠林，要強得多，不由生出同情之感，便將前事，說個大概，祇把林中異人囑咐的話隱起，商義見二人，換了兵器，那鎖心輪，尙是聞名多年，初次見到，一聽他的妙用，對於二人，越發連聲稱贊，二人更被激動，又看出他，不時眼望前面，愁急之狀，本就躍躍欲試，想將內中兩個形勢危險的，救將下來，忽聽無雙笑呼，么兒們快來，姜飛早就看出無雙，近日格外愛他，一聽這等稱呼，想起方才的心事，心中驚喜，連忙應聲，隨同萬芳趕過，無雙一手一個，拉住二人道，賊黨倚勢行凶，欺人太甚，他見這面人少，雖看出勞大伯，李四姑，和我在內，好幾位老輩英俠，均未出場，連渭南雙俠，也未見面，不知死期將至，仗着幾個凶人，妄想把這面的人，一網打盡，非但口發狂言，厲聲叫陣，竟連我們三人，也未放在心上，方才命兩賊黨，指名喝問，鐵蜈蚣既然來此，怎

不出戰，如非本人，故意藏頭縮尾，想要冒充，趁早快請，免得少時，同歸於盡，并說他的對頭，是渭南雙俠，商氏弟兄，和鐵蜈蚣五人，并不恨助拳的，祇要你們此時見機，在雙方未分勝負以前，打一招呼，便可退去，決不攔阻，否則，便是受傷先退的人，也認爲是敵黨，一個不留，老賊明知今日這面來人雖少，多少都有一點名望，誰也不肯怕死先逃，故意說此驕狂的話，欺人太甚，連你勞大伯，火氣早已退淨的人，也被激怒，業先出場，我如不是爲了你兩姊妹，也已跟去，如今你們各位師長前輩，似未準備停當，或是等人，他們對商家堡這夥人，雖不似對賊黨那樣痛恨，并無好感，也未當成我們一起，知道我們，同來的人，不論老少男女，均不致於爲敵所傷，你們幾個小人，又被遣開，你兩個中途趕來，又會囑咐，即便動手，憑你們的兵器，也不致於吃虧，因此對於商家堡來人，勝敗存亡，未在上心，我和你勞大伯，却不是這等想法，休說敵人之敵，卽我之友，便是商氏弟兄爲人，雖是有些驕狂任性，並不傷害好人，有時還肯救濟苦人，你湯八叔，幾次救災，都得他們之力，不應坐觀成敗，各行其是，何況田通等三人，曾在我家作客，人也頗好，就此一舉，將惡賊除去，使商家堡這般人，知道警戒，從此改邪歸正，豈不是好，本來勞大伯，還想劈死女賊墨美蓉，爲一老友報仇，一面看好老賊伍喜，防他溜走，逼令逃入廟內，好使湯八叔夫婦，親手殺他，固然賊黨

欺人太甚，一半也因商家堡來人，有兩三個，形勢危急，知道關中諸位老俠，和他有交，飛兒的杜六叔，和他交情更厚。他一出場，必有一兩位，現身相助，這才出去，實是想幫商氏弟兄的忙。我也想去相助，你二人最好聽那異人之言，守在這裏，就便幫助商義，保護這些受傷的人，不可隨便離開。萬芳聞言，方覺失望，姜飛聽無雙，喊他飛兒，立時改口笑說，娘說得是，我陪姊姊在此，祇看住那小女賊便了。無雙聽他改口，笑說，乖兒，你不知道，那位異人，另有用意，并非真個要你二人，除那女賊，因那女賊，白玫瑰柴采春，年紀最輕，雖與那五個女淫賊結拜，因其夫妻恩愛，并不同流合污，便是三四兩個女賊，也比爲首女賊，和第五個女賊，要好得多，尤其近年所嫁丈夫，都是異派中有名人物，早已收心，這次來助老賊，全是姊妹義氣，十分勉強，不過六女柴采春，年紀最輕，今年不過三十左右，由十二三歲便出道，本領甚高，能發好幾種暗器，人又好勝，不出手則已，出手便是辣的，但他夫妻二人，昔年均受過俠尼花明勸告，又是他丈夫的師執前輩，認得我兒兵器，那位異人，想用你二人，將他嚇退，并無傷他之意，如何認起真來，你兩個年幼無知，正好借此長點見識，出去動手，敗了丟人，使我心疼，就是得勝，殺上幾個尋常賊黨，本領最高的幾個，并非其敵，有什麼意思，何況人家，也決不肯輕易和你二人對敵，乖兒守在這裏，免得老賊因險，知道棚



內，多是受傷的人，暗命同黨，來此暗算，殺以洩恨。照我所料，賊黨早晚必要來此行，因你二人守在這裏，必有事做，還可救護那幾個爲了朋友義氣，受傷的人，豈不是好，說到這裏，忽又驚道，小鸞已落下風。此女可愛，還有他兩個師姊，剛將敵人打敗，三四兩女賊，便迎了過來，我非往援不可，芳兒如不聽話，以後一步門都不許出了，說罷，匆匆往場上趕去，姜飛見萬芳，面帶怒嘖，坐在一旁，似在負氣，忙喊姊姊，還不快看，勞大伯已和敵人對面，要動手了，萬芳嘆道，你不是好人，我的娘要你來喊作什，姜飛想起前事，面上一紅，略一尋思，把心一定，低聲陪笑道，姊姊當我親兄弟一樣，我又幼喪父母，孤苦零丁，沒有一個親人，你的娘不就是我的娘麼，難得娘這樣疼我，我真歡喜，感激萬分，這才大胆改口，想回去行禮，拜他爲母，不料姊姊會不願意，想起傷心，以後不敢再喊。姊姊不要生氣吧，姜飛近日，情愛越深，人又聰明機智，已看出無雙，垂青之意，料定不會見怪，借着對方一喊么兒，改口試探，無雙果是滿面笑容，越發心花怒放，平日顧慮疑之念一去，胆便大了起來，又看出萬芳，不是真個反目，先把話想好，故意裝着委曲傷感之狀，萬芳少女天真，本和姜飛，一見投緣，并無他念，祇覺雙方，情投意合，出入必借，不知情苗，逐漸生長，正想姜飛事完，就要上路，心中發煩，忽聽異人說他，不久便往臥眉峯，與姜飛一同用功，後對母

親一說，微笑未答，年輕好勝，貪和姜飛同在一起用功，去學武當派的劍術。見乃母面有笑容，祇顧盤算，到時能否趕去，也沒想到別的，未及探詢，便被勞康岔開，等到去往棚後，探看回來，忽見母親對姜飛，更加親熱，改了稱呼，跟着姜飛，隨口呼娘，心中一動，想起連日母親和龍二姑姑的口氣神情，當時醒覺，面上一紅，無雙又不許其出戰，越發有氣，望着姜飛，想要發作，又不知說什麼話好，剛質問了兩句。對方一陪不是，話又說得那麼可憐，心中一軟，有好些話，又說不出口，祇覺姜飛，實在身世孤寒，人好可憐，雙方既是骨肉之交，難得母親，對他憐愛，自然感激。所說不是無理，如何怪他，心中一軟，不由消了怒氣，又想就此挽留姜飛，一同回去，多住兩日，故意嘆道：你真把我母親當娘，也不怪你，你連頭也未磕一個，便要改口，明是聽見我娘喊你，故意討好，真要拜娘，便須做我兄弟，當着各位尊長，行禮之後，才算真呢，否則，你好歹是個男孩子，如不做我兄弟，以後我怎麼能往臥眉峯去尋你呢，姜飛見他，時嘖時喜，燈月光中，越顯嬌麗，越看越愛，也未留意外面，聞言祇顧討好，隨口忙答，姊姊說得極是，我實是真心想要拜娘爲母，但恐身世孤寒，不敢高攀，不料娘對我那樣疼愛，如今正在對敵，祇好先改稱呼，還不及行禮呢，萬芳笑道：說了話要算數，回去我就準備，酒席香燭，叫你行禮，從此算我兄弟，你看可好，姜飛聞言，才知他的

用意，無奈說了不能不算，又看出萬芳，秀目含情，不捨分別之狀，越發不忍拒絕，想起沈鴻，急於上路，方一遲疑，萬芳已有不快之容，忙道，少時事完，一定回去，行禮拜母，不過大哥和我，都是急於往老河口，去尋師父，最好由姊姊和他說一句，明日起身如何，萬芳笑說，你怎麼那樣怕你大哥，報仇除害，又不是當時的事，祇要路上走快一點，以後多用點功，不是一樣麼，再要嫌慢，我請湯八叔，把馬借與你們，祇比你們，走得更快，多耽擱兩天，有什相干，姜飛不便多說，剛剛答應，忽聽前面場上，有人大笑，聲震山野，敵我雙方，喊殺之聲，竟為所掩，耳聽側面商義等十來人，同聲喝彩，都說勞老英雄，果然話不虛傳，二人祇顧說笑，原未留意前面，聞言，忙往前看，也不禁喊起好來，原來鐵蜈蚣勞康，平日看去，像個駝背老人，當日沒料到踪跡，被人看出，上來不願賊黨知道，人更矮了一點，及至賊黨，指名叫陣，商仁這面，又有數人，現出敗意，一時激動義憤，走了出去，本意和洪景對敵的一個中年賊黨，武功甚高，洪景已無回手之力，意欲將他替下，不料出頭叫陣的兩賊，一名趙魁，一名謝阿秀，乃江南道上飛賊，出道不滿十年，不知勞康根柢，自恃天台山凶僧天花頭陀，得意門人，平日縱橫江湖，未遇敵手，和老賊伍喜，又是互相聞名，并未見過，因和湖口六女相識，又是二女門翠仙的姪女婿，偶往探親，一時喜事，跟了同來，伍喜老奸巨滑，

知道二賊，年輕氣盛，極力恭維，二賊得意非常，越發自滿，伍喜覺着連日兆頭不佳，心中憂疑，開頭十分謹慎，先把本領最高的，約在一起，不令出陣，等到見過一陣，看出對方敵人，八九出場，除商義照料傷亡的人，同了數人，守在棚內，內中還有幾個，像是專門做事的頭目，另一桌祇有一男兩女，不曾出門，後又來了兩個幼童，因已聽人說過，知道鐵蜈蚣，和女俠李四姑，也在其內，這兩人都戴有面具，雖是強仇大敵，但是自己這面人多，臨時又添了嶮峒崑崙兩派中的能手，隨便分出三人，便可敵住，湖口六女，和另外十多個有名人物，還不在內，業已打了這些時，雙方都有傷亡，自己這面，業已轉敗爲勝，如有其他強敵，照理應該出場，不應沒有動靜，以爲鐵蜈蚣，自恃本領，倚老賣老，以爲這多年來，向無敵手，況又加上李玉紅，廖小鸞等，幾個得力幫手，越覺心雄胆壯，打算以少勝多，爲示身分，尙在裝腔作態，擺空架子，這面除湖口六女外，新來五個大援，敵人還未看出，所以這樣大意，胆便大了許多，後見月色，已上中天，敵人還是原樣，未增一人，雖聽同黨報說，有幾個賊徒，和外來的黨羽，被人殺死，敵人不知去向，似是三小告化所殺，心雖驚奇，覺着三小弟兄，形跡可疑，但是這類初出師門的冒失鬼，多半年幼無知，胆大妄爲，得勝之後，必更驕狂，回來尋鬥，如何不見，又是將人誘往遠地，殺死，再行逃走，分明背師行事，也許路過此

間。想看熱鬧，手下徒黨，小氣一點，不忿他吃白食，又被他在途中，打傷兩人，冒失上前，自找無趣，聽所說口氣，并未與敵人相見。分明不是一路，這三個小告化，必有來歷，可惜得信太遲，否則，這頑幼童，最易敷衍，非但不會開翻，當沒丟人，挫了銳氣，還可就勢拉攏，勾結他的師長，老賊也是死運臨頭，那麼陰柔險詐的人，竟會越越左，以爲三小弟兄，看出自己，人多勢盛，惟恐不能脫身，各將敵人，誘往遠處，殺了逃走，就此丟開，不在心上。仰望月色，已上中天，渭南雙俠，始終不見人來，對面祇一蒙面女子出場，武功劍術，雖似高手上來無人，知他底細，被他連傷三人，並還指明，要湖口六女出門，初意李玉紅，多年盛名，湖口六女，恐非其敵，人家指明索戰，又不好意思不令出去，動手之後，仔細一看，又覺武功雖高，并不十分驚人，除偶見同伴危急，飛身相助，等到那人，脫了危機，重又回敵，身法絕快而外，并無奇處，方才祇聽新來兩同黨老友說起，是否關中女俠李玉紅本人，也不知道，因不知李玉紅，早有高人，暗中指點，借着對敵，專爲自己人接應解圍，尙未施展全力。經此一來，連帶對鐵蜈蚣，也生了疑心，覺着敵仇，雖然分手十多年，以前常見，不是這等身材，以他功力，也不應如此衰老，越想越生疑心。又以爲渭南雙俠，必是看出自己這面，有好幾個精通劍術高明人物在內，既恐不敵，更防與崆峒派結怨，日前又會說過無論是

何場面，也祇弟兄二人出場，決不自約幫手的大話，業已知難而退，否則，黃昏前，尙有人見他二人，在附近出現，斷無不出之理，本就心寬，專想好的一面，同坐男女諸賊，再從旁說些狂話，那幾個螻蛄派，更未把敵人放在眼裏，都說，照眼前這些敵人，不值他們動手，老狗男女，固是增加自信，越發驕狂，趙謝二賊，又見老狗男女，把那幾個螻蛄派，捧得天上少有，地下難尋，一則心中有些不快，又聽那幾人說，除非對面蒙面駝背的老狗，真是鐵蜈蚣，聽說此人，練過罡氣，還值一門，連那蒙面女子，都未必是真的李玉紅等語，暗忖鐵蜈蚣，雖然聞名，看老狗伏在對面桌上，彷彿祇會裝模作樣，這樣駝背矮胖老頭，憑自己的輕功，累也把他累死，看他不過貌相老醜，不似戴什面具，主人祇聽人說，并未認出真假，便料他是鐵蜈蚣，戴了面具，來此尋仇，此言未必可靠，對面還剩一男一女，和兩個小孩，管他真假，先激將出來，當衆逞能，叫他們看看我師傅的本領，即便老狗不是鐵蜈蚣，我們當他真的，上前討戰，面上也有光彩，二賊互一商計，便討令出戰，伍喜因見對面敵人，多落下風，先有幾個被他打败的，已有同黨替下，再上去的，都是勁敵，敵人至多打個平手，這樣緊急的場面，對方尙無高人出場，可見來敵止此，不由心雄氣壯，雖知仇人，善於改變形貌，如其是他，多半戴有面具，這時心中一驕，看去更覺不像，心想敵人，共祇還有兩個，像是爲首的

人，不會出門，就多利害，憑身邊這些好幫手，也打得過。本想請一同黨出試，聞言正合心意，趙謝二賊，人又驕狂，惡名在外，天花頭陀，更是江南數一數二的囚僧，初次相見，以爲湖口六女，特意約來的人，必和那幾個啞喇派一樣，決非尋常，否則，以鐵蜈蚣爲英名，休說當面叫陣，如在昔年，便是背後，不是自信得過，也決不敢隨便笑罵輕視，立時謝諾，二賊又故意賣弄師傅輕功，竟由主棚前面土堆上縱起，老賊爲示以武會友，在廣場中心，搭有兩個小木台，準備出場的人，先在上面交代，互相說好，再往一旁動手，離棚約有七八丈，二賊縱身一躍，便落在上面，老狗男女，一見輕功這樣好法，越發放心，首先贊好，二賊耳聽賊黨，同聲喝彩，自更得意，正出惡言，厲聲叫陣，趾高氣揚，旁若無人，忽見對面老人，由藩棚縱落，因勞瘁不似二賊那樣，虛張聲勢，一縱多遠，內行眼裏，雖然看出敵人，走法特別，上身不動，腳底甚快，因是尋常走路，看不出別的深淺，也未在意，謝阿秀人更好狡，暗中留意，看出對方，形態龍鍾，衣服寬大，上衣未脫，快要蓋到脚面，方才看他，伏桌說笑，像是一個駝背，這一臨近，祇是骨大身寬，并不甚駝，人也不高，想起主人曾說鐵蜈蚣本相，豹頭圓眼，比常人高出一頭，身材高大，貌相威猛，發怒之時，聲如霹靂，那是這樣矮闊神氣，斷定不是本人，心想爭功，便朝趙魁，故意笑道，我外號鐵公鷄，專啄鐵蜈蚣，我們不能兩

打一，還有一個老母狗，想是鐵蜈蚣的老姪頭，你去對付他，我用這雙鐵爪，把這條鐵蜈蚣，抓回去喂鷄，可好，勞康昔年，性如烈火，人最剛真方正，老來洗手，雖然改了皮氣，火性已退，已有多年，不曾發怒，一發却是猛烈已極，先聽二賊，指名叫陣，說話可惡，業已激怒，再聽對方，說出這等下作的話，污辱守節多年的好友之妻，不由激發當年火性，人也快要走近，便縱將上去，兩台相隔，祇得五尺。先朝二賊怒喝，你們要會鐵蜈蚣麼，你們叫什名字，二賊那知利害，橫眉豎目。同聲獍笑道，我正要取他狗命，莫非你就是鐵蜈蚣麼，我弟兄乃天花頭陀，嫡傳弟子，趙魁，謝阿秀，不願兩打一，快叫你那老姪頭，一同上前，末兩個字，還未出口，勞康已怒火上攻，接口喝道，老夫便是鐵蜈蚣，憑你也配和我交手，雙方交手，勝者為強，因何口出惡言，拿命來吧，二賊記住，雙方約定，無論敵人多麼驕狂，必須指明空地，縱下再打，聞言大怒，都想動手，厲聲喝道，老狗休要發狂，怎不脫了衣服，取出兵器，話未說完，猛瞥見敵人臉皮未動，那灰白色的人皮面具，立時落向胸前，現出本相，果是豹頭圓眼，二目神光炯炯，威猛非常，同時雙肩微微一振，身子立時暴長。比方才高出了半倍，那件又寬又大的長衫，祇齊膝部，滿頭髮髮皆張，根根倒豎，單這神威猛態，已是驚人，休說二賊，便旁邊動手的田通，洪景，姚小泉，連棚內祇見背影的兩小姊弟，和勞康常見的



也是第一次見到這樣長大身材，和那威猛形態，二賊見狀，才知真是鐵蜈蚣本人，雖然驕狂自恃，驟出不意，也是驚奇，氣方一餒，忽聽敵人，哈哈大笑道，老夫對敵，不管人多，也無須脫什衣服，快些拿命來吧，二賊聽那笑聲，猛如迅雷暴發，震耳欲聾，心方一寒，底下的話，還未聽清，呼的一聲，敵人已凌空飛起，雙手一伸，宛如一隻極大的老鷹，當頭下擊，還未近身，便覺一股急風勁氣，向人撲到，才知利害，同聲急呼，和你那邊打去，脚後跟着地，往後一登，立和箭一般，往後面斜縱出去，二賊雖極凶狂，到底得過高明傳授，一見便知利害，都顧自己，想要脫身，讓同伴對敵，借着一對一爲名，自願自溜走，不料私心太重，都是一樣刁狡，縱時，恰巧不約而同，勞康早已防到二賊要逃，所練武功，又極精純，九十八手獨門七禽掌，更是利害，敵人祇被那一雙鐵手罩住，萬無生理，二賊逃路，又是相同，連身子也未落地，便跟踪追去，正待一手一個，全數抓死，瞥見二賊，武功不弱，竟在危急百忙中，各將兵器，隨同倒縱之勢，仰面回擊，心方暗罵，該死狗賊，忽聽賊棚內，連聲喝罵，跟着，又聽兩聲長嘯，料知爲首諸賊，均要趕來，心中一動，要知下文驚險情節，結束全書，均在以後兩集發表，請讀者注意出版日期爲幸，

